

種一第書叢小想思術藝

話對的愛

譯文苑林 著圖拉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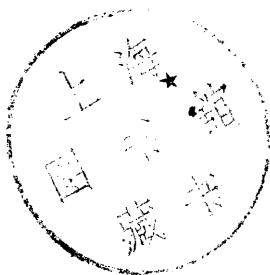
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

觀
昌
嫂兄
指正

書叢小想思術藝
種一第

話對的愛

著圖拉柏
譯文苑林



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2652B

苑文敬贈
廿六年
五月廿日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上海再版

· 藝術思想小叢書 ·

愛的對話

每冊國幣

元

原著者

柏拉圖

翻譯者

林苑文

發行所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號

印刷所

世紀印刷所

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愛
的
對
話

089116

譯序

「愛的對話」是 Plato 所作 Symposium 的譯文。

Symposium，用最時髦的名詞，可以譯作「座談會」。在古希臘是一種有音樂歌唱和自由討論的宴會。

柏拉圖這篇對話的中心題材，是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所最感興趣的問題——愛。

「世界文學故事」的作者約翰·梅西說：「Symposium」是柏拉圖最美妙的文學作品……在這篇對話中，我們看得出「柏拉圖式的愛」究竟是什麼意思……在這篇對話中，有無限的智慧和歡欣；其中性格的描寫，使人認識柏拉圖是個大戲劇家，其中的幽默，使他那最錯綜的思想變得津津有味，其中的精美文句，使人知道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侍桁兄最近問苑文有什麼譯稿可以出版，我就慫恿她把這篇名著繙譯出來。多年來自己想做而未能做的工作，苑文很快地就把它完成了。當我讀着她的譯稿的時

候，我自然是高興極了。

記得好像是印度大詩人太戈爾說過，如果世界上沒有花你才真能了解花的可愛。其實，如果人間沒有愛，那就無論世界上有多麼美麗的花，也不會爲人所珍貴的。愛是真善美的泉源，也是人類願爲改造世界而奮鬥犧牲的動力。耶穌，林肯，馬克思，列甯，孫中山，甘地，所有世界上偉大的改造家，他們的思想儘不同，他們的動機無疑地都是出於愛人類。自由，平等，和博愛在創建民主世界的工程中是一不可的。

今天，從社會的立場來看，是愛情和友誼應該更受重視的時候。今天，從中國的需要來看，是黨派的舊仇宿恨亟應忘懷的時候。今天，從世界的需要來看，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愛胸懷亟應培養的時候。所以，我相信，這篇愛的對話不但是一本青年人愛讀的書，而且是一本青年人應讀的書。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鍾天心序於重慶民主世界雜誌社。

對話的人物

亞普魯多拉斯，他對他的同伴復述他從亞里斯多特馬處聽來的，而且已告訴過哥幹

一次的對話。

費特拉斯

坡舍尼亞

耳力西馬卡斯

亞里斯多芬

亞卡頓

蘇格拉底

亞爾西巴德

一隊鬧酒者

景——亞卡頓家中

對於你所詢問的事情，我相信我可以作充份的答復。因爲前天我從法來冷的家進城時，我的一位相識，他在後面看見我，遠遠地帶玩笑地呼喚我，說：亞普魯多拉斯，你這個法來冷人，停步吧！於是我遵命停步；然後他說，我正要找你，亞普魯多拉斯，我想詢問你關於蘇格拉底，阿爾西巴德，及其他的人在亞卡頓的晚宴中所發表頌揚愛的言論。浮恩刀斯，菲獵的兒子，把那些言論，告訴別人，他轉告訴了我；他敘述得很不清楚，但是他說你知道，因此我希望你能把那些言論告訴我。除了你，還有誰該作你的朋友友之報導者呢？首先請告訴我，他說，你會否參加宴會？

哥幹，我說，你的報告者一定是報告的十分糊塗，如果你以爲這個宴會是最近舉行的；或是以爲我可以參與那個會。

是呀，他答稱，我是這樣想的。

不可能的：我說。難道你不知道亞卡頓已好幾年不住在雅典了；而我與蘇格拉底相識，并以知道他的所言所行為日常工作，至今還不到三年。有一個時期，當我遍遊世界，我以為自己已很能幹了，其實我是個最鄙賤無用的人，不比你現在好。我認為我做任何事情都比做哲學家好。

好啦，他說，不要開玩笑，告訴我那個宴會是幾時舉行的。

在我們童年的時候，我答稱，當亞卡頓的第一本悲劇獲獎，也和他的歌舞隊作勝利的祭禮之時舉行的。

那末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說：誰告訴你的——是蘇格拉底嗎？

不是，我答稱，是告誦浮恩力斯的同一個人；他是一個短小的人，永不穿鞋子，名亞里斯多特馬，息打典尼姆市區人。他曾參加亞卡頓的宴會，我以為，在那些日子，再沒有人比他更誠心地欽佩蘇格拉底了。而且，我曾以他所敘述的若干部份請教蘇格拉底是否屬實，他證明其為真確的。那末，哥幹說，讓我們再說說這個故事吧：到雅典之路不是爲了談話而設嗎？於是我們步行，并談論關於愛的對話；所

以，我首先說，對於你的請求，我有充份的準備，如果你願意，我可以複述一番。因為談論或聽別人談論哲學，時常給予我最大的快樂，且不要說有所得了。但是當我聽到另一類的談話，尤其你們這些富人與商人所講的話，我便感到不愉快；我憐憫你們，我的同伴，因為你們以為自己在工作，其實你們是一無所事。我敢說你們同時也在憐憫我，你們視我為一個不幸的人，你們很可能是對的。但是我對你們的批評，是根據我對你們的了解而作，而你們對我的批評，則只憑一種假設——這是有分別的。

同伴——我明白，阿普魯多拉斯，你仍舊是一樣——時常譏諷你自己和他人；我相信除了蘇格拉底以外，你憐憫所有人類，你并且首先憐憫自己，此你之所以被稱為瘋人阿普魯多拉斯，我不知道你何以得到此諱號，但是這個瘋人的諱號是適當的；因為你時常譏罵你自己和蘇格拉底以外的一切人。

阿普魯多拉斯——不錯，朋友，我之所以被視為瘋狂，和失本性，因為我對自已和你們具有這些觀念；不需有其他證據了。

同伴——不再談這個了，阿普魯多拉斯，讓我重新請求複述那個談話吧。

阿普魯多拉斯——好吧，愛的故事是這樣的：或許我最好從頭說起，并設法把亞里斯多特馬的話一句一句的告訴你：

他說他遇見蘇格拉底沐浴清潔并穿上皮帶鞋；因為穿皮帶鞋係一件罕有之事，他問他打扮得像個情郎，到底要到那裏去：

去參加亞卡頓的宴會，他答稱，他請我昨天去參加他的勝利祭禮，我因怕人太擠擁，拒絕了，但同時答應他改今天去；所以我得穿上華服，因為他是一個斯文人。你不要詢問，同我一塊去好嗎？

謹當遵命，我答稱。

那才跟我來吧，他說，讓我們改變那句寓言：

「善人作了愚人宴會的不速之客」。

我們的寓言是：

「善人作了善人宴會的不速之客」。

這種更改可以獲得荷馬的支持，他不單更改了，而且在文字上污辱了這寓言，因為，在把亞甘曼郎描寫成一個最勇敢的人以後，他讓懦怯的戰士，曼尼羅，作亞甘曼郎的獻祭的宴會的不速之客，不是賢者作愚者的不速之客，而是愚者作賢者的不速之客。

蘇格拉底，我怕我的情形就是如此；有如曼尼羅在荷馬的詩內，我將是個愚者，他

「作智者宴會的不速之客」。

但是我將說我是你邀請的，然後你將有所藉口：

「二人同往」。

他以荷馬詩的口吻答稱，他們當中這個或那個可以在路上想出一個藉口。

這是他們在路上所說的話。蘇格拉底在出神的時候落在後面，并且表示希望在等候他的亞里斯多特馬繼續走在前面。當他到達亞卡頓的寓所時，他看見門戶大開，一件可笑之事發生。一個僕人出來迎接他，并且立刻引進宴客廳，客人都在裏面

靠坐，因為宴會快要開始了。他一逸去時，亞卡頓說，歡迎，亞里斯多特馬——你剛好來與我們共餐；如果你爲了別的事情而來，把它放下，來和我們一塊吧，因爲昨天我找你，如果我找到了，我是要請你參加的。但是你將蘇格拉底擺在那裏了？我轉身一看，蘇格拉底不見了；於是我得解釋一刻鐘以前我是和他一塊的，并且我是他請我來晚餐的。

你來是很對的，亞卡頓說；但是他本人在那裏呢？

我進門時他還在我後面，他說，我不能想像他怎樣了。

去找他吧，孩子，亞卡頓說，并把他帶進來；此時你坐在耳力西馬卡斯傍邊好嗎，亞里斯多特馬。

於是僕人幫助他洗濯，然後他睡下，然後馬上另一個僕人進來報告我們的朋友，蘇格拉底，已進了鄰屋的迴廊。「他在那裏出神，」他說，「當我招呼他時，他並沒有驚動」。

真奇怪，亞卡頓說；那末你必須再叫他，并且繼續的叫他。

隨他去吧，我的報導者說；他喜歡停留在任何地方，并且沒有理由地出神。我相信他不久便來；所以不要騷擾他。

好吧，如果你這樣想，我便隨他好了，亞卡頓說。然後他轉過來對僕人說，「我們晚餐吧，不必等他了。你們喜歡上什麼食物就上什麼吧，因為這裏沒有人會給你們命令的；我一向沒有隨你們作主。但是在這個場合，你們就假設你們是主人吧，我和我的同伴都是你們的客人；殷勤款待我們吧，如此，我們將稱讚你們。」於是晚餐開始了，但仍不見蘇格拉底；在進餐時，亞卡頓數次表示要請他來，但是阿里斯多特馬反對；最後，在酒過數巡的時候，——因為這種一陣的出神通常是不會持久——蘇格拉底進來了。獨自靠坐在飯桌末端的亞卡頓，請求他坐在他的旁邊；使「我可以接觸你」，他說，「并得沾你在迴廊想起的，現為你所佔有的聰明思想之益；因為我確信在你未找到你要找的東西以前，你是不會離彼來此的。」

如命就坐，蘇格拉底說，我真希望智慧可以經由接觸，從一個智識淵博者灌輸到一個無智者身上，一如水之從一個滿杯倒到一個空杯；果能如此，則我靠坐你

身傍，真是一種莫大的權益！因為你會以豐富和優美的智慧之泉灌輸我使我豐滿；而我自己的，則只是一種十分渺小和可疑的智慧，與幻夢無異。但是你的智慧是明朗而充滿希望，前天它以一切青春的光輝表現於三萬餘希臘人之前。

你在開玩笑，蘇格拉底，亞卡頓說，不久你我必須決定誰獲得智慧的勝利標章——關於這問題，戴奧尼賽斯酒神將作裁判人；但現在你該好好的進餐。

蘇格拉底在臥榻上就坐，並與其餘的客人共餐；然後奠酒開始，在稱頌神的歌詩已唱過與例有的儀式已舉行以後，他們快要開始飲酒時，坡舍尼阿說，現在，我的朋友，我們如何能夠飲酒而不致受傷害？我可以告訴你們，昨天的豪飲使我受到嚴重的影響，我需時間來恢復我自己；我懷疑你們大多數人均遭同樣的窘境，因為你們都參加昨天的宴會。那末想一想吧！飲酒如何能隨便呢？

我完全同意，阿里斯多芬說，我們應設法避免狂飲，因為我自己也是昨天喝醉酒的一個。

我認爲你是對的，耳力西馬卡斯，阿琴曼那的兒子說；但是我仍願聽另一個

人說話；阿卡頓可以狂飲嗎？

我不能夠，阿卡頓說。

那末，耳力西馬卡斯說，頭腦衰弱如我，阿里斯多特馬，費特拉斯，和其他不能飲酒的人，很幸運地發現頭腦強健的人不想飲酒。（我所說的并不包括蘇格拉底，他可以飲或戒絕，并且不管我們怎樣辦。）好吧，既然同伴中無人想飲很多的酒，請原諒我以一個醫師的資格來說豪飲是一件不好之事，可能的話，我永不跟人豪飲，我自然不會叫他人豪飲，尤其不會叫仍在受昨天飲宴的影響的人這樣做。

我時常遵照你的勸告辦理，尤其在你以一個醫師的資格說話時，費特拉斯，這位邁連拉人接着說，其餘的同伴，如果他們聰明的話，他們亦應同樣辦理。

大家都同意飲酒不是那天的程序，隨大家喜歡喝多少。

那末，耳力西馬卡斯說，既然大家同意飲酒是自動的，絕不帶勉強性，讓我跟着提議把剛來的吹笛少女遣走，隨她自己去消遣，或者，如果她高興的話，找裏面的婦人去。今天讓我們改開座談會吧；如果你們許可的話，我將告訴你們是怎樣一

種座談。這個提議被採納了，耳力西馬卡斯說以下的話：

他說，我將學麥蘭茲在幼里披底的詩內所說的話來開始，

「不管什麼話」

我要說的，不過是費特拉斯的話而已。因為他常常以一種生氣的口吻對我說——「這是一件多末奇異的事呵，耳力西馬卡斯，其他的神都有為稱頌他們而作的詩與歌，在這許多詩人中却沒有一個人頌揚那個偉大而光榮的神，愛神。還有那些有價值的詭辯家——例如優超的普魯狄卡斯，他曾以散文縷述赫拉克里和其他英雄的美德；尤其特別的是，我曾讀過一篇哲學的文章，在那裏面鹽的功用成爲一個流暢的談話的題目；許多其他類似的東西都獲得同樣的榮耀。總以爲人們應對它們發生一種熱切的興趣，而直至今天却仍無人敢歌頌愛神。於是這位偉大的神便完全被忽略了。」關於這一點我覺得費特拉斯是很對的，因此我們要給他一種報酬；同時我以爲此刻集合在這裏的人再沒有比尊崇愛神更好的事情了。如果你們同意我的話，則不怕缺乏人講話；因爲我想提議我們每個人輪流，由左至右，作一段關於愛神的

講演。讓他把他能說的最好的話告訴我們吧；而費特拉斯，因為他坐在左邊的第一位，又因為他是這種思想的父親，應該首先說話。

沒有人會反對你，耳力西馬卡斯，蘇格拉底說。我如何能反對你的建議呢。我曾表示除了愛的事情以外，什麼都不懂；我想亞卡頓和坡舍尼阿亦不會反對；阿里斯多芬也是無可置疑的，他把整副精神用於帶奧尼賽斯酒神和亞扶魯帶提的身上；在我週圍的人亦不會不同意的。我注意到這個提議對於我們坐在末位的人有點為難；然而，如果我們能先聽到些好的談話，我們亦會感到滿足的。讓費特拉斯開始頌揚愛吧，祝他幸運。所有的同伴都表示同意，並且希望遵蘇格拉底的命做。

阿里斯多芬未能回憶所有的談話，我亦不能回憶所有他告訴我的話；但是我將告訴你我認為最值得記取的，以及主要發言人所說的話。

費特拉斯首先確認愛是一位雄偉的神，在神與人之間他是奇妙的，他的出生尤其奇妙。因為他是衆神中之最長者，這對於他是一種尊榮；他享受這種尊榮的一個證明，是沒有傳記說及他的父母的；詩人或散文家從未確說他有任何父母。有如希

西亞所說：

「混亂局面最先來臨，然後孕育地球。

那個萬物棲身之處。

以及愛情。」

換言之，經過混亂局面以後，地球與愛情兩者便產生出來了。巴爾曼里底歌頌

創世紀：

「在一班神中，他首先造愛神」。

亞利西羅同意希西亞的說法。於是許多證人證明愛神是衆神中之最長者。不單是最長者，而且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之源泉。因為我不知道，對於一個開始生活的青年人，是否還有比給他一個優美的愛人更幸福的東西，對於一個被愛者亦是如此。因為那個應該作爲過高尚生活的人的指南之原則——那個原則，我說、親屬、尊榮、財富、或任何其他動機，都不如愛情之能培植它。我所說的是什麼？是說榮譽與不榮譽之感，沒有它，國家或個人都不會作任何良好的或偉大的工作。我說當一

個愛人被發現在作一種不榮譽之事，或因生性懦弱而忍受他人侮辱時，如果他是被他的愛人發現了，則他的痛苦將比被父親、同伴、或任何人發現更大。被愛的人也是一樣，當他被發現處於一種不名譽的境況中，亦有同樣的感覺。如果有辦法使一個國家或一個軍隊爲愛人們所構成，則他們必成爲他們的城市的最好的管理者，戒絕一切不榮譽之事，并且互相競取榮譽；當並肩作戰時，雖然只有幾個人；他們亦可以征服全球。因爲在棄職或棄甲時，那一個愛人不會覺得甯爲天下人所見也不願爲所愛者發現呢？他準備死一千次也不願忍受此難堪。或者誰會在危難時拋棄他所愛者或使他失望？在這樣一個當口，最懦弱的人會變爲勇敢的英雄，與最勇敢的人一樣；愛神會鼓勵他。有如荷馬所說，神吹進有些英雄的靈魂之勇氣，愛神之本質把它灌輸給愛人。

愛能使人敢於爲他們的所愛者而死——只有愛能夠；婦人與男子一樣。關於這點，亞爾雪悌，披里亞之女，是一切希臘人的紀念碑；因爲她願意代她的丈夫死，而沒有任何其他的人肯這樣做，雖然他有父親和母親；她的溫柔的愛情超過了他們

的，她使他們變成似乎與他們的兒子不同血統，只是徒有名義而已；在神與人看來，她的舉動都是太崇高了，因為欽佩她的崇高行爲，衆神給她再生的權利，在許多有優美行爲的人中，她是能享受這種權利的少數人中的一個；這種超越的榮譽，是衆神賞給愛的美德和專誠的。然而媧費斯，奧格拉之子，一位豎琴師，衆神却把他一無所有的遣走，只把他要找尋的愛人的幻影顯示他，但是他們不放走她，因為他不夠勇氣；他只是——個豎琴師，不敢如亞爾雪梯之爲愛情而死，只計劃如何入地獄而可以再生；并且，他們後來使他死於婦人之手，以爲他懦怯的處分。亞冀里對他的愛人巴特魯卡拉的真愛獲得一個迥然不同的報酬，巴特魯卡拉是愛他的人而不是他的所愛（以爲巴特魯卡拉是被美者，這個觀念是亞斯冀拉所造成的一種愚笨的錯誤，因為亞冀里是兩人中之較美者，并且比所有其他的英雄都美；有如荷馬告訴我們，他仍然無鬚，并且年青）。因為衆神大大地尊崇愛的美德，而被愛者對愛人還愛這種舉動，尤其得到他們的欽佩，珍貴和酬償，因為愛者是比較更神聖的；他是受神所鼓勵的。現在亞冀里十分明白，因為他的母親曾告訴他，如果他不殺刻陀爾

，他可以免於死亡並得於回家，而且可以享高年。雖然如此，他仍以其生命爲他的朋友報仇，不單敢於爲保衛他而死，且敢於在死後捐軀。於是衆神甚至尊崇他在亞爾雪梯之上，並且把他送到幸福之島。這些是我的理由，確認愛神是衆神中之最長，最崇高和最雄偉者，在人的生時，他是美德的最主要的創造者和給與者，死後他亦是幸福的最大的創造者和給與者。

費特拉斯所講的大概是如此；隨後有幾個人說的話，阿里斯多特馬忘記了；他跟着複述的是坡舍尼阿的談話。費特拉斯，他說，我以爲這個問題仍未有很正確的向我們提出；——我們不應被邀請對愛神作這種毫無區別的讚揚。如果只有一種愛，那末你所說的已經很夠了；但是既然要有一種以上，你便應首先決定那一種愛是我們今日要讚揚的。我將補充這個缺點；首先我會告訴你那一種愛值得讚揚，然後設法以一種稱合他的方式來歌頌那種值得讚揚的愛。因爲我們都知道愛與阿扶魯帶提是不可分的，如果只有一個阿扶魯帶提，則會只有一種愛，然而因爲有兩個女神，所以必定有兩種愛，我確認有兩位女神這種看法不對嗎？較長的一位，沒有母親

，稱天上的阿扶魯帶提；——她是烏倫拉的女兒；較幼的，是主神蘇和女巨人戴奧尼的女兒——我們稱她為平凡的阿扶魯帶提，與她合夥的愛稱為平凡的愛，而另一個則稱為天上的愛。所有的神都該對他讚揚，但不能不分別他們的本質；所以我們必須設法分別這兩種愛的性質。現在一切的舉動都因做法之不同而異。譬如，我們現在有所動作，飲酒歌唱和談話——這些舉動本身既非惡也非善，它們之成為善或惡是其做法之方式使然；做得好，它們便是善的，做錯了，它們便是惡的；同樣的，不是每一種愛都是崇高和值得贊揚的，只有具有一種崇高的目的之愛才是如此。平凡的阿扶魯帶提產生出來的愛，本質是平凡的，沒有什麼特別，鄙野的人都感覺得出，是屬於婦人與青年的，屬於身體而不是屬於靈魂的——作為此種愛之目的者是最愚笨之人，因為這種愛只求達到目的，從未想過很高尚地達到目的，所以為善與惡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他的母親，女神，比另一個的母親年幼，她是由男女兩性的結合而生的，並且帶有兩者的成分。但是天上的阿扶魯帶提的孩子的母親之生，是沒有女性參加的——她只由男性生出來，這是屬於青年的愛，因為那位女神

長，所以沒有放蕩的氣質。爲這種愛所鼓動的人趨向男性，并且喜歡那種勇敢和睿智的人；任何人都會承認他們彼此的依慕是出於純粹熱情。因爲他們不愛少年，而愛那些理智已開始發達的聰明人，開始長鬚的人。並且在選擇青年男子作他們的伴侶時，他們的意思是要忠實於他們，并且陪伴他們終身，不是想在他們沒有經驗時把他爭取過來，欺騙他們，玩弄他們，或者拋棄他們當中的一個，而去追逐第二個。但是對少年人之愛是應由法律禁止的，因爲他們的將來仍未確定；無論在身體或靈魂方面，他們都會變好或變壞，而對於他們，崇高的熱情許是毫無作用的；在這方面，良善者本身便是法律，對較粗鄙的愛人，我們應強制他們，一如我們之制止或設法制止他們勿把感情放在放蕩的女人身上。這些人斥責愛；有些人甚至否認這種戀愛的合法地位，因爲他們認爲這種是不合適和罪惡的；因爲一件良好和合法的舉動是不容非難的。現在這裏和利斯大曼，其關於愛的問題所定的法律是複雜的，但在大多數城市，這些法律是簡單而易解的；在依力和波依奧替亞，以及在那些沒有口才的國度裏，它們是十分直白的；法律簡直是贊成這種結合，沒有一個人，

無論老或少，對這件事說一句非難的話；其原因是，我以為，由於他們對這部份的事情很少講話，所以愛人們不願意爲他們辯護。在埃及尼亞和其他地方，普通在屬於野蠻人的國度裏，這種習慣被視爲不名譽的；青年人的愛與哲學和體育同樣的不名譽，因爲它們都是對專制制度有害的；因爲統治者的權益希望他們的人民精神萎靡，他們之間不應有強固的友誼或團體，而愛却是所有動機中最能鼓勵這種精神的，這是我們雅典暴君從經驗得來的認識；因爲亞里斯多革頓的愛和哈母地亞的恆心曾發生一種推翻他們的權力之力量。因此，這種戀愛關係之所以變爲不名譽，是由於那些使其變爲不名譽的人所造成之惡劣環境有以致之；即是說，由於統治者之私心和被治者之嚮怯；在另一方面，有些國家不分皂白的予這種戀愛關係以榮譽，是由於那些有此觀念的人懶於說話。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內，一種更好的理論流行着，但是，正如我所說的，對於它的解釋是複雜的。因爲，公開的戀愛被視爲比秘密戀愛榮譽，而最高尙與最貴族的人的戀愛，即使他們的人沒有其他的人美，也是特別榮耀的。再想一下，全世界所給予愛人的鼓勵是多麼大呀；他所做的事情從未被視

爲不名譽的；但是如果他成功了，他受到讚揚，如果他失敗了，便被指責。並且在追求他的所愛時，人類的習慣容許他做很多奇怪的事情，如果他爲了利益，或圖位或圖權而做這些奇怪事情，哲學便會嚴厲地非難他。他可以祈禱，懇請，哀求，發誓，躺在門前的蓆子上，和忍受比任何奴隸所受的還惡劣的奴役——在任何其他情況之下，朋友和敵人都會同樣的要阻止他這樣做，但是遇到這種場合，沒有一個朋友會以他爲恥和勸告他，沒有一個敵人會罵他卑鄙或諂媚；一個愛人的舉動有一種使其高尚的優勢。習慣上判定它們是可稱許的，並不失身份；最奇怪的是他可以發誓和斷然棄絕他自己（人們這樣說），而衆神却會寬恕他，因爲根本就沒有愛人的發誓這件事。依照我們這裏流行的習慣，這是神與人都許給一個愛人的完全的自由。從這個觀點來說，一個人可以辯稱在雅典裏面，愛與被愛都被視爲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但是當父母禁止他們的兒子與他們的愛人談話，并把他們置於一位教授監護之下，這位教授就是聘請來監視他們這方面的事情的，同時他們的同伴與匹敵對於他們可以看見的這類事情加以非難，而他們的長者又拒絕使非難者沉默，並且不

責備他們。——任何人想到這些事實都會相反的認為我們視戀愛的行為為不名譽。然而，有如我首先所說的，我以為其真正的道理是，無論這種行為是榮耀或不光榮的，問題都不太簡單；光榮地做這些事情的人，這些事情對於他是光榮的，不榮譽地作這些事情的人，這些事情對於他是不榮譽的。對罪惡讓步，或採取罪惡的方式，是不名譽的；但服從良善或採取高尚的方式，則是榮譽的。愛肉身更甚於靈魂的鄙劣的愛人是罪惡的，他甚至是不堅穩的，因為他所愛的那件事情的本身便是不堅穩的，所以當他所希求的青春已過時，他便不願他曾經說過的話與諾言，遠走高飛；而對崇高的氣質的愛則是終身的，因為它與永恆同在。我國的習慣會使兩者都變成良善和真正的，會使我們歸順一種愛人并避開另一種愛人，因此鼓勵有些人追求，鼓勵另一些人遠走高飛；在決鬥和審判中試驗愛者和被愛者，直至他們表明屬於兩個階級中的那一個。這是為什麼？首先，一種匆促的戀愛被視為不名譽，因為時間是大多數事情的真正試金石，也是愛情的真正試金石；其次，為金錢，或財富，或政權之愛慕所克服的人，也是不名譽的，無論一個人因怕損失上述各物而屈服，

或會享受金錢的利益和政治的貪污，都不能免於這些事物的誘惑。因為這些東西都不具有長久或永恆性的；且不必說溫厚的友誼永不會從這些東西產生。因此，只有一種榮譽的戀愛方式是習慣許可被愛者做的，就是用美德；因為我們承認一個愛人對他的任何服務都不能視為諂媚或不名譽，所以被愛者只有一種自動的服務不被視為不名譽的，那就是道德上的服務。

因為我們有一個習慣，依照這個習慣，任何人因想改進他的智慧或其他美德而對他人服務——這樣一種自動的服務，我說，是不被視為不名譽，也不會被人指謫為諂媚的。這兩個習慣，其一是青年之愛，另一個是哲學與美德的實行，應該合而為一，然後被愛者可以光榮地姑縱愛者。因為當愛人與被愛者在一塊的時候，他們各人都有一個法則，愛人以爲他盡一切可能爲他的親切的所愛者服務是對的；另一方則以爲他對他聰明與良善的人表示任何善意都是對的；一方可以溝通智慧與美德，另一方以教育和智慧的觀點去求得它們；當愛的兩個法則實現了并且合而爲一的時候，——那時，只有那時，被愛者可以光榮地服從愛人。當愛情并不帶一點利

害觀念的時候，即使受騙了，也不是一種恥辱，否則在任何其他情形之下，無論受騙與否，都是同樣的可恥。以其富有而善待愛人，因發現其貧乏而對愛人失望的人，是可恥的；因為他只充份顯示他會為金錢的原故委身於任何人；然而這是不名譽的。由於同樣的道理，一個人因為愛人是個善人而委身於他，并希望因他的陪伴而獲進步，這種人是有美德的，即使他愛慕的對方是一個流氓，毫無美德；如果他受騙了，他是作了一種高尚的錯誤。因為他已證明為了最高尚的美德與進步，他願意為任何人作任何事。因此，任何為了美德而接納他人的舉動都是高尚的。這種愛是天上女神的愛，同時也是天上的，對於個人與城市都是一種極有價值的東西，使愛人與被愛者都同樣熱心於自我改善的工作。但是其他一切愛都是另一個愛神的兒女，平凡的女神的孩子。費特拉斯，我向你貢獻我對愛的讚詞，這是我即席所能講的讚詞。

坡舍尼亞停止一下——這是智者教我講話之道；亞里斯多特馬說應該輪到亞里斯多芬說話，但是不知道因為吃的太多抑或由於其他原因，他在打噎，他逼得與耳

力西馬卡斯醫生調換，醫生倚坐在他下面的榻上。耳力西馬卡斯，他說，你得停止我的嚏，或者代我先說，等我的嚏好了再說。

我將做兩者，耳力西馬卡斯說：我會代你先說，輪到我時你再說；同時在我說話之際，讓我請你忍住呼吸，如果你這樣做了若干時以後，你的打嚏仍不見愈，則以水嗽喉；如果嚏仍然繼續，請輕觸你的鼻子并噴嚏；如果你噴嚏一次或兩次，甚至最利害的嚏也一定會停止。我會如法做，亞里斯多芬說，現在請說話吧。

耳力西馬卡斯說話如下：鑒於坡舍尼亞之作一個好的開頭，但是只作一個有缺點的結論，我必須補充他的不足。我認爲他已正確地分別兩種愛。但是我的藝術更進一步的告訴我，雙重的愛不單是人類的靈魂對於優美者或任何事物的一種感情，在所有動物的身上和地球的一切產品裏面，我可以說在一切事物身上，都可以找到這種愛；這是我從我醫學的藝術搜集出來的結論，由此我知道愛神是如何的偉大與奇妙和普及，他的王國擴展到一切事物，神聖的和凡俗的。我將從醫學開始，或許可以尊崇我的藝術。在人身中有這兩種愛，顯然有別和不相同的兩種愛，因爲不相

同，所以他們有不同的愛與欲望；健康者的欲望是一種，疾病者的欲望是另一種；有如坡舍尼亞剛才所說，姑縱善人是光榮的，姑縱惡人是不名譽的；在人身體內亦復如此，我們應放任好的或健康的成份，不應放任惡劣的和致病的成份，我們要阻止後者。這就是醫生所該為之事，而醫學上的藝術也厲於此；因為醫學被一般人視為對人身的愛與欲望之一種學識，它知道如何使這些愛與欲望滿足或不滿足；能使優美的愛與鄙劣的愛分開，或使後者變為前者，就是最好醫生；知道如何於必要時撲滅和培植愛，并能調和人身機構內的最敵對的份子，使其成為親愛的朋友，這是一個技巧的操業大夫。最敵對的是最相反的東西，如熱與冷，苦與甜，潮濕與乾燥，等等。我的祖宗，亞斯克里披亞，知道如何培植和調和這些份子，是我們的藝術的創造者，我這裏的詩人朋友們這樣告訴我，我相信他們；不單醫學各部門，體育訓練和農業的藝術也在他的統治之下。對此問題稍加注意的人都會明白在音樂裏面亦有相反份子的調協；我認為這一定是赫拉頤利圖斯的意思，雖然他的話並不準確；因為他說，整個東西是因各種分裂份子而統一，如樂弓與七絃琴之和諧一樣。說

和諧就是衝突或是由仍在衝突中的分子構成，是可笑的。他許是說和諧包括不同的高的或低的音節，這些音節曾一度不兼容，但現在已爲音樂的藝術所調和；因爲如果高音和低音仍不調和，則和諧便不能產生——明白否。因爲和諧是一種交響曲，而交響曲則是一種妥協；但是當不調和的分子仍是不調和時，則一種妥協便無法產生；你不能使不調和的分子和諧。同樣的，韻律包括長短的分子，曾一度分歧，如今一致的分子；音樂所培植的和諧，有如上所述的醫學，和所有這類的事物所培植的和諧一樣，使愛與和合在它們當中滋長；因此，在應用於和諧與韻律的時候，音樂也要注意到愛的原理的。而且，在和諧與韻律的主要本質裏面，我們不難識別仍未成爲雙重的愛。然而當你想把它們應用於實際生活裏面，無論在作歌曲或在正確地彈奏已作成的調子或音韻，後者稱爲教育，便發生困難，於是需要一個好的藝術家。於是我需要再述優美和天上的愛——優美者烏蘭尼亞與藝術女神之愛——的老故事，它講接納和平的人與仍未和平但可以變爲和平的人，并講及如何保持他們的愛；講及如何慎重地運用粗鄙的波利希米亞，使其能享樂而不致生淫亂；有如在

自己的藝術裏面一樣，如何調節口腹者之欲望，使其滿足食慾而不致生病，這是一件重大的工作。由此我推論在音樂，醫學，以及所有其他屬於人的或上天的事物裏面，我們都應盡量注意兩種愛，因為兩者都存在的。

四季的程序也充滿這兩種原理；我曾經說過，當熱和冷，潮濕和乾燥等份子彼此獲得和諧的愛并有節制地與和諧地混和在一起的時候，它們帶給人類，動物和植物以健康和豐足，并不妨害他們；如果淫惡的愛佔上風，并影響一年的季候的話，則是十分破壞和有害的，它是惡疫的源泉，并給動植物帶致許多其他疾病；因為霜、雹、和寄生菌病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愛的這些份子之過多與混亂，從天體的旋轉和一年四季的關係來研究其現象，便稱為天文學。尤有進者，一切的祭禮和整個占卜的範圍，這些都是聯絡神與人間的關係的藝術——這些，我說，都只是爲了要保存良善的，并醫治罪惡的愛。因爲如果一個人於他的一切行動中，不接納和尊崇與敬重和諧的愛，却無論在對神與父母，對生者或死者，他的態度都是尊崇另一種愛，則他可能追隨一切邪惡。所以，占卜的責任是注意這些愛并醫治它們，而占卜本

身是神與人的和平製造者，它因寓於人類的愛裏面之宗教的與非宗教的傾向而工作。這就是愛的一般的偉大雄壯甚或萬能的力量。愛，尤其是良善的愛，因神或人當中的和諧一致與正義而臻完善的愛，具有最偉大的權力，是我們一切幸福與和諧的源泉，並且使我們成爲上蒼衆神的朋友，和彼此作朋友。我敢說在讚揚愛的講話中，我也刪去了許多可以說的話，但這不是有意的，亞里斯多芬，你現在可以補充這個刪缺或從另一方面去讚揚；因爲我知道你已經不打噎了。

是的，亞里斯多芬說，噎已去了；但是經過我噴嚏以後才去的；我懷疑在人身上的和諧中是否有作聲和輕觸這一種愛，因爲我一噴嚏便立刻痊愈了。

耳力西馬卡斯說：注意，亞里斯多芬朋友，雖然你要講話，你是在與我開玩笑；我將密切注意我能不能使人家笑你，當你可以甯靜地說話時。

你是對的，亞里斯多芬笑着說。我將不說我的話了；但請勿注視我，因爲我怕我要講的話不能使他人與我一齊笑——這是我們的藝術女神所製造的方式而且是最好的——我却只爲他人所笑。

你是否打算射了你的矢便逃走，亞里斯多芬？好吧，如果你十分小心并記着你會受到譴責的，則或許會被誘讓你離去。

亞里斯多芬表示從另一方面講話；他有意以另一種方法，與坡舍尼亞和耳力西馬卡斯的不同的方法稱讚愛。從他們之忽視他這一點來判斷，他說，我認爲人類從未了解愛的權力。因爲如果他們了解他，他們一定會爲他建廟堂與聖壇，并作莊嚴的祭獻禮；然而他們並沒有這樣做，而這却是最該做的；因爲在衆神中他是人的最好的朋友，防礙民族幸福最大的病苦之幫助者和醫治者。我將設法向你們描寫他的權力，而你們將我講教你們的講教全球其他的人吧。首先，讓我講及人的本質和它的遭遇；因爲原來人類的本質并不像現在的一樣，是不相同的。不是如現在之只有兩性，原來有三性；有男人，女人，與兩者的合體，這個曾一度存在的雙重的本質有一個名稱，但現已喪失了，「陰陽人」這個名稱只是用作一種非難的名辭而已。其次，原始的人是圓的，他的背與邊成一圓形；他有四手四足，一個有兩副面貌的頭，正背面看視，安放在一個圓頸子上并且差不多相同；還有四隻耳朵兩具祕密器

官，其餘的照排。他可以如現在人類之站直走，向後或向前一如他意，他可以極大的速度旋轉，轉動他的四手四足，共八隻，像翻筋斗者之以其足向天走一樣；這是他要走得快的時候。當時有三種性，有如我剛才所描寫的；因為太陽，月亮，與地球亦是三個；而人則是太陽之子，地球的女人，和為太陽與地球所造成的月亮之男女，他們都是圓圓的，并且像他們的父母一樣走圓形。他們的能力強到可怕的程度，他們心中的思想是偉大的，他們向衆神攻擊；奧替斯和伊費俄爾提的故事就是描寫他們的。奧替斯和伊費俄爾提，有如荷馬所說，胆敢登天，并且用手觸襲衆神。天上會議都覺猶疑了。如果衆神像對待巨人一樣的對待他們，把他們殺了并且以雷電滅絕人種，則人類對他們的獻祭和禮拜便會終結；但是在另一方面，衆神又不能忍讓他們的驕橫不受限制。最後，經過長久考慮之後，主神蘇想出一個辦法。他說：一我想我有一個計劃可以使他們屈服并改善他們的外表；人類將繼續存在，但我將把他們一個剖為兩個，於是他們的能力減少了，而人數却增加了；這個辦法可使他們更有利於我們。他們將用兩脚直走，如果他們仍舊驕橫吵鬧，則我將再分割

他們，使他們用一足跳着走。」他說了以後便把人們分割爲兩半，像一個山梨之爲人分割而成兩半邊，或者如你們之能以一髮把蛋 開；當他把人類一個一個的分割以後，他吩咐亞普羅把一個面孔和一半頸子轉過來，使人類可以熟視他的另一部份；他將因此學會謙順。他同時吩咐亞普羅療治他們的傷口并造他們的型。他把臉轉過來并把我們稱爲腹部之邊皮通通拉開，有如拉錢包一樣，然後他在腹部中央造一個口，打成一結（我們稱爲臍）；他同時塑造胸部，并把大部份的皺紋取出，一如鞋匠之能在鞋型上使皮革平滑；但是他留少數皺紋在腹和臍的部位，作爲原形的一個紀念。分割以後，人的兩邊彼此都希望他的另一邊或一半，當他們遇在一起的時 候，他們互相擁抱，彼此纏繞在一塊，希望能長成一個，他們因饑餓與自棄而頻於死亡，因爲他們不願分開作任何事；當其中一半死了另一半生存的時候，生存者找尋另一個伴侶，男或女一如我們稱呼他們——其實是整個的男或女的一部份——并纏住他或她。他們快要遭毀滅的時候，主神蘇可憐他們，發明一個新辦法：他把生殖器官轉到前面，因爲以前的位置并不是常常在前面的，於是他們不復如蛙蟪之

把種子種在地上，而是在彼此身上；在改變位置以後，男性生殖在女性裏面，使男女因互相擁抱而生育，因而人種得以繼續；或者，如果男性與男性相遇，他們亦可以獲得滿足，休息，並且爲人生而努力；孕育在我們心中的彼此的渴慕重新結合我們原來的本質，使兩部份變成一個，以及療治人的現狀等希望是老早有的。我們每一個人當分開的時候，都只有一邊，像一條扁魚，只是一個人的一半，他時常在找尋他的另一部份。屬於我們一度稱爲陰陽人的一部份的男人，則是女人的愛人，姦通者一般是屬於這種人，而貪戀男子的淫亂女子也是屬於這類的；屬於原來女性的一部份的女子不喜歡男子，却發生女性的戀愛；女性伴侶就是屬於這一類。但是屬於原來男性一部份之男子則追求男性，當他們年青的時候，既爲原來的男子所分割出來的，他們便追求男子并擁抱他們，而他們自己也是青年與少年中之最善者，因爲他們具有最剛勇的本質。有人誠然會說他們無恥，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爲他所以這樣做并不是由於缺乏廉恥，是因爲他們是勇敢的和剛強的，并且具有一副英俊的面貌，因此擁抱像他們的人。這些人，當長大時，便成爲大政治家，而且也只有這

些人，因此自然不願意結婚或生孩子——如果是這樣做，他們也只是遵守法律而已；但是，如果他們獲准彼此均不結婚，同住在一起，則他們必感到滿足；這樣本質的人將對愛情屈服，同時準備還愛，時常擁抱類似他的人。當他們中的一個遇到他的另一半，他自己的真正原來的一半，無論他是青年男子的愛慕者或另一種愛慕者，這一對人將沉迷在愛情，友誼，與親切之情中，有如我所說的，不能須臾或離！這些是彼此共同生活終身的人；但是他們却不能說明他們彼此所希求的是什麼。因為他們彼此愛慕之情并不像是一種愛人的交接的欲望，而是另一種東西，他們每一個人之靈魂都在希求却又說不出來的東西，對於這種東西，她只有一個黑暗和可疑的預感。假使赫菲斯德，帶着他的工具，走到併排睡着的一對愛人那裏去，並對他們說，「你們彼此所希求對方的是什麼？」他們會說不出來。假設當他看見他們的困窘情形時，他更進一步的說：「你們是希望變成一個整體；彼此永遠日夜相伴？因為如果這就是你們所希望的，我準備把你們溶成一個，並使你們合併生長，使你們由兩個變成

一個，當你們生存的時候，你們將過着有如一個人一樣的共同生活，死了以後，在地下也不是兩個靈魂，而是一個不可分的靈魂，——我要詢問這是否是你們的愛的願望，達到此目的以後你們是否滿意？」——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聽到這個提議會否認或不承認這種合併與溶而為一，這種由兩個人變成一個人的辦法，是他的最早最基本的需求。其理由是人的本性原來是一個，而我們都是一整個，希望與追求這整個使稱為愛。我說，有一個時期我們都是整個的，但是現在因為人類的罪惡，神把我們分散了，一如亞卡狄亞人之被拉哥尼亞人驅散到各鄉去。如果我們不服從衆神，我們將會有一個危險，就是被再次分割，變成銅浮雕物般只有現在人型的一半，像雕在紀念碑的側面相一樣，只有半個鼻子，同時將像半邊人。因此，讓我們勸勉所有人類虔敬衆神，使我們得免於罪惡，并獲得良善，而在我們看來，愛是良善的主宰；任何人都不要反對他——反對他的人便是衆神之敵人。因為如果我們是這位神的朋友并與他和平相處，則我們將尋得我們自己的真愛，在目前這個世界內，這種真愛是不易遇得的。我是認真的，因此我必須請求耳力西馬卡斯對我所講的

不要開玩笑，或暗示，我在說坡舍尼亞與亞卡頓的事。坡舍尼亞與亞卡頓，有如我所懷疑的，兩者都具剛勇的本質，並且屬於我剛才所描寫的那種人。但是我的說話所指的範圍是更廣闊的人們——包括各處的男和女；我相信如果我們可以完全獲得我們的愛，每一個回復他最初的本質的人，都獲得他的原本的真愛，則我們的種族便是幸福的。如果這是最善的，在目前環境之下，次善的一定是最接近這種結合的；這將是性質相似的愛之獲得。因此，如果我們要讚揚給予我們這種利益者，我們便必須讚揚愛神，他是我們最大的惠福者，在現世他領導我們回復我們自己的本質，同時使我們對將來抱崇高的希望，因為他答應如果我們是虔誠的，他會使我們回復本來面目，並且療治我們并使我們快樂幸福。耳力西馬卡斯，這是我對愛所說的話，雖然與你的不同，我必須請你勿以之作笑柄，俾每個人都能有機會說話；每個人，或者毋甯說兩個人，因為只剩下亞卡頓和蘇格拉底未說話。

誠然，我不攻擊你，耳力西馬卡斯說，因為我覺得你的話很美。假使我不知道亞卡頓和蘇格拉底是愛的藝術家，我真會害怕他們沒有話說，因為一大堆都已說過

了。然而，即使如此，我仍存不少希望。

蘇格拉底說：你已盡了你的責任，耳力西馬卡斯；但是如果我處在我現在的地位，甚或處在亞卡頓說話以後我所處的地位，你會感到極大的困難。

你想對我下符咒，希望我因聽衆期待我作一篇好演講而失常態。

蘇格拉底答稱，亞卡頓，如果我以爲你的神經可以在一個朋友的集會中受困擾，則我是完全忘記了你的作品快要上演時你所表現的勇氣與胆量，你與演員一齊登場并且大胆地面對着那個大戲院的觀衆。

亞卡頓說：蘇格拉底，你是否以爲我的腦海充滿了戲台上的事情，因而不知道在一個有思想的人看來幾個好的評判人比許許多多愚者可畏得多。

非也，蘇格拉底答稱，如果我以爲你是如此，或者以爲你缺乏任何優雅之點，則我是大錯而特錯了。并且我已注意到，如果你遇着你以爲智慧的人，你對他們的意見比對許許多多人的意見更爲重視。然而我們既是戲院中的許多愚者的一部份，則我們自不能被視爲智慧者；雖然我知道如果你偶而遇到一些真正的智慧者，不是

我們當中的任何人，你會以在他面前侮辱自己為可恥——你會嗎？

對的，亞卡頓說。

但是在大眾面前你不會以為恥嗎，如果你以為在做一些不名譽的事情？

在此處費特拉斯打斷他們的話，說：不要答復他，親愛的亞卡頓；因為如果他可以找到他可以攀談的伙伴，尤其一個美貌的伙伴，他將不再以完成我們的計劃為念。現在我高興聽他說話；但是目前我必須勿忘對愛的讚揚這件事，我必須聽到他和每一個人對愛的讚揚。在你和他向這位神致敬以後，你們可以說話。

亞卡頓說，很好，費特拉斯，我找不出為什麼我不開始講話的理由，我既然有許多其他機會可以與蘇格拉底談話。讓我首先說明我應該怎樣講，然後再講：

先前幾位講話的人，并未有讚揚愛神，也沒有介紹他的本質，似乎只在慶賀人類從他那裏獲得幸福。但是我甯願先讚揚神，然後說到他的賜與；這是讚揚一切事物的正確方法。我是否可以不至冒瀆的說，在所有幸福的衆神中，他是最幸福的一個，因為他是最美和最善的？他是最美的：因為，第一、他是最年青的，關於他的

青春，他自己本身便是證明者，他逃避了年歲，跑得很快，比我們大多數人所希望的還快的年歲——愛神憎恨年歲，他不願意接近他；但是愛與青春住在一起走動在一起——有如喻言所說，彼此喜歡。費特拉斯所說許多關於愛的話，我都同意的；但是我不同意說他比伊亞柏他與克朗奴斯還長：不是如此，我認爲他是衆神中之最幼者，并且永遠年青。如果詩人希西亞與柏曼里底所說關於衆神以前的舉動是真的話，則這些舉動都是出於需要而不是出於愛，如果那些日子便有愛神存在，則不會有衆神的殘害或其他暴行，只會有和平與甜蜜，一如愛神開始統治以來，現在天上的情形。愛神是年青與溫柔的；他該有如荷馬這樣一位詩人來描寫他的溫柔，有如荷馬之說及埃底一樣，她是一位女神而且是溫柔的：

「她的足是溫柔的，因爲她把她的脚步
不踏在地上，卻踏着人的頭顱：」

這是她的溫柔的一個很好的證明——。她不走在硬的地方，走在軟的地方。讓我們援引一個同樣的證據來證明愛神的溫柔吧；因爲他不走在地上，也不走在不太

軟的人的頭顱上，而是走在神和人的心中和靈魂中，這些都是一切事物中的最柔軟者：在這些東西裏面，他行走，居住并以此爲家。他不是毫無例外地留在所有靈魂中，因爲遇有粗硬的地方，他便離去，只有柔軟的地方，他可以停留；以各種方法停止在柔軟地方中之最柔軟者，他如何能不是一切事物中的最柔軟者？這是真確的，他是最溫柔也是最年青的，同時他是具有伸縮性的；因爲如果他是粗硬和沒有伸縮性，他不能包羅一切事物，或者暗中出進每一個人的靈魂而不被發覺。他的能屈能伸與調和性之一個證明是他的優雅品質，一般人都承認是因愛而有的優雅本質；醜鄙與愛時常被彼此攻擊。他的容貌之美可由他的居留於花中見之；因爲他不會留在身體或靈魂或其他事物的衰弱或憔悴的美裏面，却逗留在有花有香的地方。關於這位神的美我已說夠了；然而仍有許多我可以講的。我現在要說到他的美德了：他的最大的光榮是他既不防害任何人或任何神，也不爲人或神所防害；因爲如果他受苦，他也不是被逼受苦；強力不會接近他，當他有所動作時，他也不是被逼而動作。因爲所有的人在一切事物中爲他服務，都是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而自動的協

定，有如被視為本市的主宰之法律所說，就是正義。他不單公正而且極其和平，因為和平節制是快樂與希望的承認了的統治者，而從沒有快樂統治過愛；它是它們的主人，它們是他的僕人；如果他征服它們，他必須是和平而有節制的。講到勇敢一點，甚至戰神也不能與其比匹；他是奴隸，愛神是主人，因為愛，亞費魯帶提的愛，統治他，有如故事所說；主人比僕人強。如果他征服了所有其他神中之最勇者，他自己一定是最勇敢的。關於他的勇敢與正義與和平我都已說過了，但我仍要講到他的智慧；由於我的能力關係，我必須盡我的力做去。第一，他是一個詩人（在這裏，像耳力西馬卡斯，我自誇我的藝術）同時他又是他人的詩才的源泉，如果他自己不是個詩人，他便不能作詩才的源泉。一與他接觸，每個人都變成詩人，即使以前他一點音樂和詩意都沒有；這又足以證明愛神是一位好詩人并且在一切精美的藝術中他都是很有學識的；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予他人以他本來不具有的東西，或者教他人以他毫無所知的東西。誰會否認動物之生產是他所為？他們不都是他的智慧的工作，由他而生的嗎？對於藝術家們，我們難道不知道只有受愛所鼓勵的藝術家

才獲得名譽嗎？——愛神撫觸的人不會在黑暗中走路。醫學與射箭與占卜的藝術都是亞普羅在愛與希望的指導下發現的；因此他也是一個愛的信徒。同時藝術女神苗司之音樂·赫菲斯他的冶金術，雅典之織造，主神蘇統治衆神與人類的王國，統統都因愛神而有，他是它們的發明者。因此愛神使衆神之王國秩序井然——愛美，因為愛神與殘缺無關。在老早的日子，有如我開始所說的，衆神中也有可怕的行爲的，因為他們爲需要所統治了；但是自從愛神誕生以後，並且由於對美的愛，天上與人間都生出各種良美的事物。所以，費特拉斯，我說愛本身是最美最善的，並且是一切事物之最美最善者的原由。我的腦中想起一行詩，它說愛神是一位神。

「予人世以和平并使暴風雨平靜，

他停止大風并使受苦者睡眠安甯」

他驅除人間不和之氣，并使他們充滿愛情，他使他們在下列的宴會中聚會：獻祭禮，宴會，跳舞會，他是我們的主宰——他帶致禮貌并遣走鄙野，他永遠給予仁慈并從不帶來惡意；善者之友，智者之驚服者，衆神之歎賞者；與他沒有關係的人希求

他，與他有良好關係的人寶貴他；他是優美，榮華，希望，慈愛，溫柔，文雅之父母；只注意善者，并不理會惡人；在所有的字句，工作，希望，恐懼裏面——他是救主，指導者，同志，幫忙者；神與人的光榮，最好和最超卓的領袖：讓所有的人，都追隨他，甜蜜地爲他歌唱并參與愛神用以取悅神和人的甜蜜氣氛。這就是我的話，費特拉斯，雖然是半帶玩笑，也帶若干認真性，依照我的能力，我以這段話奉獻給神。

當亞卡頓說完之後，亞里斯多特馬說他獲全場歡呼喝采；大家認爲這位年青人所說的話對於他自己和對於這位神都是有價值的。然後蘇格拉底望着耳力西馬卡斯說：告訴我，亞刺曼那的兒子，我之恐懼是否無理的？我難道不是一個真正的先知，當我說亞卡頓會作一篇超卓的講演，而我將處於困境？

耳力西馬卡斯答稱，關於亞卡頓這部份的預言，我覺得是真的；但另一部份——你將處於困境——則是假的。

爲什麼，我親愛的朋友，蘇格拉底說，我或任何人在聽了這樣豐富而有變化的

談話以後，不會感到說話困難嗎？我對於結論之美妙尤其感動——聽着這些話，誰能不感到驚歎？當我想到自己的遠不如人的能力，我準備含羞地跑開，如果有逃走機會的話，因為我想起哥爾期亞，在他的演講終結時，我幻想亞卡頓在對我搖着修辭學專家的魔女的頭，如此就把我和我的講詞變成石頭，有如荷馬所說，并使我變成啞巴。然後我明白我是如何之愚笨，當我答應和你們輪流讚揚愛，并且說我也是這種藝術的專家，而實際上我并不了解我們應該如何讚揚任何事物。因為在我的簡單頭腦想來，讚揚的題目應該是真實的，如此假定以後，講者應該從這真實的題目中選擇最好的材料并以最好的方法把它說出來。我感覺很驕傲，以為我知道真正讚揚的性質，并且可以說得很好。然而現在我看到大家的意向是在以一切的偉大與光榮委諸愛神，無論真正屬於他與否，也不管其為真假——這沒有關係；因為原來的提議似乎不是說你們每個人都應真正讚愛，但你們都應該造成讚揚他的樣子。於是你們可以從各處搜集得來的一切可以想出來的頌詞加諸愛神；然後你們說「他是如此如此」，并且是「一切這些的原由」使他在不知道他的人們面前成為萬物中之最

美最善者，因為你們不能以此使知道他的人們相信。你們曾重述一首崇高和莊嚴的歌詩。但是當我說我會担任講演時，我是誤會讚揚的性質了，我必須請求你們解除我的諾言，因為我的諾言是出於無知，并且（有如幼里披底所說）是一種口不對心的諾言。因此，分手吧，這種頌詞：因為我不是以這種方法來讚揚的；不，真正的，我不能。但是如果你們喜歡聽關於愛的真諦，我準備以我的方法來說，雖然我不致如此滑稽，與你們競辯。說吧，費特拉斯，你是否喜歡知道愛的真諦，隨我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你同意嗎？

亞里斯多特馬說費特拉斯與其同伴囑他以他認為最好的方式來說。那末，他補充說，請你們許可我首先再問亞卡頓幾個問題，使我可以他的認可來作我講話的前提。

我許可你，費特拉斯說：發問吧。於是蘇拉格底進行如下：

在你剛才所講的偉大的講演中，我親愛的亞卡頓，你提議先講愛的本質然後談到他的工作，我以為你是對的——這樣一個開頭的方法，我是非常贊成的。你既已

很流暢地論及他的本質，讓我進一步問你，愛是屬於某些東西，抑或屬於任何東西？在此我必須說明一下：我不要你說愛是一個父親的愛或母親的愛——這是可笑的；我要你盡力回答，如果我問一個父親是否係某些人的父親？對於這點，你不難答稱是一個兒子或女兒的父親：

很對，亞卡頓說。

關於一個母親，你會否說同樣的話？

他同意了。

讓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來說明我的意思：一個兄弟是否普通被視為某些東西的兄弟？

當然，他答稱。

這是說，一個兄弟或姊妹的兄弟？

是的，他說。

現在，蘇格拉底說，我將詢問關於愛的問題了：愛是屬於某些東西，抑或屬於

任何東西？

屬於某些東西，自然啦，他答稱。

記着這是什麼，并且告訴我所要知道的事情——愛是否希求他所屬的東西。

是的，自然啦。

他具有抑或不具有他所喜愛與希求的東西？

我應該說，或者不，

不，蘇格拉底答稱，我要你考慮「必需」是否不是適當的字眼。希求某些東西的人是缺乏某些東西，無所求的人是無所缺乏的人，這個推論，亞卡頓，以我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你以為如何？

我贊成你的意見，亞卡頓說。

很好。偉大的人會希望變成偉大，抑或強健的人會希望強健嗎？

這個說法是與我們上面的定論矛盾的。

對的。因為已經是這種人便不會再要求作這種人嗎？

很好。

然而，蘇格拉底說，如果一個已是強壯的人希求強壯，已是迅速的人希望迅速，或者已是健康的人希求健康，在這種情形，他許會被目為一個希望他已具有的東西的人。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是想避免誤會。因為具有這些因素的人，亞卡頓，必被認為當時可以獲得這些因素的利益，無論他要與否；誰能希求他已具有的東西？所以，當一個人說，我是健康的并且希望健康，或者我是富有的并且希望富有，我就希求我已有的東西——我們答復他說：「我的朋友，你有財富，健康與力量，希望繼續具有它們。當你說，我只希求我已有的東西，并無其他，你的意思不是說你希望將來亦可以具有你現有的東西嗎？」他一定同意我們的話——他能不嗎？

他必須同意，亞卡頓答稱。

那末，蘇格拉底說，他希望將來保有他現有的東西，即等於說希求不存在與他仍未獲得的東西：

很對，他說。

那末他和所有的人所希求的都是他們仍未有的東西，屬於將來而不是現在的東西，以及他沒有，他不是，和他缺乏的東西；這類就是愛與希望所尋求的東西嗎？

很對，他說。

那末，蘇格拉底說，現在讓我們將理論摘要一下吧。第一，愛是否屬於某些東西，屬於爲人類所缺乏的東西。

是的，他答稱。

記着你的演講詞內所說的話，假如你記不得，我將提醒你：你說愛美使神的王國秩序井然，因爲殘缺的東西裏面沒有愛——你說過這類的話嗎？

是的，亞卡頓說。

是的，我的朋友，這個說法是對的。如果這是真的，愛就是美的愛，而不是殘缺的愛了？

他同意。

這個定論認爲愛是屬於人類希求而不具有的某些東西？

對的，他說。

那末愛神是需要美而未有美了？

當然啦，他答稱。

你會稱需要美而未有美的東西爲美麗嗎？

當然不。

那末你還會說愛是美麗嗎？

亞卡頓答稱：我恐怕我以前不知我在說什麼。

你的演詞很好，亞卡頓，蘇格拉底答稱；但仍有一小問題我願意問的：善是不亦即美？

是的。

那末因爲需要美，愛也需要善了？

蘇格拉底，我不能反駁你，亞卡頓說：——讓我們假定你所說都是對的。可愛的亞卡頓，母寧說你不能反駁真理；因爲蘇格拉底是很容易反駁的。

現在，向你告辭，我將重述我從曼丁亞的戴奧忒馬處聽來的愛的故事。戴奧忒馬是一位對於愛和許多其他方面的知識都具智慧的女人，在老早的日子，當雅典人在疫病降臨前獻祭時，她把疾病延遲了十年。她是我的愛的藝術的教師，我將複述她對我說的話，先從亞卡頓所作的定論，與我在答復這位智慧的女人時所作的幾完全相同的定論說起：我認爲這是最容易的辦法，我將盡力說兩方面的話。亞卡頓，一如你所提議的，我必須首先說愛是什麼和愛的本質，然後才說到他的工作。首先我對她說了和他對我所說的差不多的話，愛是一位有能力的神，并且是美麗的；然後她如我對他證明一樣的對我證明，由於我自己的表白，愛既不美也不善。「你是什麼意思，戴奧忒馬，」我說，「那末愛是邪惡與醜鄙了？」「唉，」她叫道，「不美的東西便一定是醜鄙嗎？」「當然啦，」我說。「不聰慧的人便是無知嗎？你難道不明白智慧與無知之間有一個居間者嗎？」「那是什麼呢？」我說。「正確的見解，」她答稱；「這種見解，有如你所知的，它不能說出理由，因此不是一種知識（因爲知識怎能缺乏理由？也不是無知，因爲無知亦不能獲得真理），但很精

楚的是一種智慧與無知之間的東西。」「很對，」我答稱。「那末，」她說，「不要堅稱凡事物不是美便一定是醜，或者是不善便是惡；或者判定說因為愛神不美也不善，所以他是醜與惡；因為他是兩者之間。」「好吧，」我說，「愛神當然被所有人目為一位偉大的神。」「被知道的人抑或不知道的人目為偉大之神呢？」「被所有的人。」「蘇格拉底，」她微笑說，「說愛不是神的人如何能承認他為一位偉大的神？」「他們是誰？」我說。「你與我就是其中的兩個，」她答稱。「這怎麼可以呢？」我說。「這是很易明白的，」她答稱；「因為你自己會承認衆神是幸福和美的——當然你會——你敢說那一位神不是如此嗎？」「當然不，」我答稱。「你所謂幸福，是指那些佔有善或美的事物的人嗎？」「是的。」「你承認愛因為有所缺乏，所以他希求他所缺乏的善與美的東西嗎？」「是的，我承認的。」「然而他既不具有善或美，他如何能做一位神呢？」「不可能。」「你看你亦否認愛的神性了。」

「那末愛是什麼？」我問；「是凡人嗎？」「不是的。」「那末是什麼？」「有如以前例子一樣，他不是凡人也不是神，是兩者之間的一種東西。」「他是什麼，戴奧添馬？」

「他是一個偉大的精靈，像所有的精靈一樣，他是神與人間的一個居間者。」他的權力是什麼？」我說。「他通譯神與人間的意見，」她答稱，「把人的祈禱與獻祭傳達給神，同時又把神的意旨與回話帶給人；他是彌補神與人間的裂隙的居間者，所以一切都因他而團結在一起，先知與祭師的藝術，他們的獻祭與宗教劇與咒語，以及一切的預言與念咒，都通過他得以上達。因為神並不與人混雜；只有通過愛，一切神與人間的談話，無論在醒時或睡時，都可以進行，瞭解這點的智慧是有靈感的；所有其他的智慧、如藝術與手工的智慧，是渺小而粗鄙的。這些精靈或居間的權力有許多而且是分歧的，愛是其中之一。」我說，「誰是他的父親，誰是他的母親？」「這個故事說起來費時」，她說，「然而我會告訴你。在亞費魯底提生日的那天，衆神舉行宴會，豐富之神，任意神的兒子，是宴會中客人之一。當宴會完畢的時候，貧乏，有如往常遇到這種場合一樣，來到門前求乞。那時豐富神，他最受不了甜汁（那時還沒有酒）走進主神蘇的花園，憩然熟睡；貧乏想到她自己的困境，計劃同他生一個小孩，於是睡在他旁邊便懷了愛。一部份因為愛自己本來是個愛美者，也因為

亞費魯帶提她自己是美麗的，同時又因為他在她的生辰孕育，所以愛是她的追隨者。他的命運與他的父母一樣。第一，他是時常貧窮的，并不如一般所想像，他既不美也不溫柔；他是粗魯與污穢的，沒有鞋穿，也沒有房子住；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他露宿街頭，或睡在人家的門前；像他的母親，他永遠在不幸中。也像他的父親，他時常企圖反對善與美；他是勇敢，有冒險精神，強健，一個有能力的獵人，時常編造陰謀或其他，很注意追求智慧，有很豐富的源泉；常常像一個哲學家。有如妖人，男巫，詭辯家一樣可怕。他的本質既不屬於塵凡的也不是神聖永生的，當他饒富充足的時候，他生存并且滋長，在另一個時候他却死去，但是由於他父親的本質他又再生。然而時常流入來的東西也時常流出，因此他永不缺乏亦永不富裕；而且，他是居於無知與知識兩者之間。這個問題的真理是：沒有一個神是哲學家或智慧的尋求者，因為他已是聰慧了；任何一個聰慧的人亦不會尋求智慧。無知的人亦同樣的不會尋求智慧。因為這就是無知的壞處，既不善亦不聰慧的人自己會感到滿足的：對於他不感覺需要的東西，他是不會希求的」。那末，戴奧添馬，」

我說，「誰愛好智慧的，如果智者與患者都不愛？」「一個小孩都可以答覆這個問題，」她答稱；「是那些居於兩者之間的人；愛便是其中之一。因為智慧是最美的東西，而愛則是屬於美的；所以愛也是一個哲學或智慧的愛好者，因為是智慧的愛好者，所以是介乎智者與無知者之間。這與他的出生也有關係；因為他的父親是饒富與聰慧，而他的母親則是貧窮與愚笨的。我親愛的蘇格拉底，這就是愛這個精靈的本質，你對於他的錯誤觀念是非常自然的，從你的說話中，我推想你有這種錯誤的觀念是由於你把愛與被愛者混亂了，因而使你以為愛是美麗的。因為被愛者才是真正美麗，嬌妙，完善和幸福的；但是愛的主題則具另一種本質，像我所描寫的那種本質。」

我說：「你這奇異的婦人啊，你說得很好；但是假說愛真是如你所說，則他對於人類有什麼用處呢？」「關於這個，蘇格拉底，」她答稱，「我將設法說明：關於他的本質與出身我已說過了；并且你承認愛是屬於美的。但是有人會說：「屬於美的什麼，蘇格拉底與戴奧忒馬？」——讓我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并且請問：當一

個人愛美，他希求的是什麼？」我答覆她說「希求美可以變成他的。」「這個回話」，她說，「可以引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佔有了美有什麼收穫？」「對於你所問的」，我答稱，「我未有準備答覆」。「那末」，她說，「讓我把「善」字代替美，然後把問題再提一次；如果喜愛的人所喜愛的是善，那他是爲了什麼而喜愛呢？」「爲了佔有善」，我說。「佔有善的人有什麼所得呢？」「幸福」，我答稱；「答覆這個問題比較容易」。「是的」，她說，「幸福之人是因獲得良善的事物而幸福。我們更不必問爲什麼一個人希求幸福；這個答覆已是最終的」。「你是對的，」我說。「這種願望與這種希求是人人皆有嗎？是否所有人都希求他們自己良善，或者只有若干人是如此？」——你以爲如何？」「所有的人」我答稱；「這種希求是人人皆有的」。「那末爲什麼」她再說，「蘇格拉底，不是所有的人都向愛說話，只有若干人如此做？而你却說所有的人都常常喜愛同樣的東西」。「我自己也以此爲異」，我說。「沒有可以驚異的」，她答稱；「其理由是愛的一部份分開了并且接受了整個愛的名字，而另一部份則用另一個名字」。「請加以說明」，我說。她答稱如

下：「詩，一如你所知，是複雜而多方面的。無中生有的創作謂之詩，而所有藝術上的進程都是創造的；一切藝術的主人都是詩人」。「非常對」。「但是」，她說，「你知道他們并不被稱爲詩人，他們另有名稱；只有與其他的藝術分開的和與音樂及韻律有關的藝術才稱爲詩，而那些佔有具此意義的詩的人便被稱爲詩人」。「非常對」，我說。「關於愛的說法也是一樣。因爲你可以籠統的說對善與幸福的一切希求只是愛的一種偉大的與精神權力而已；但是那些由另一條路徑趨向他的，無論是由賺錢或育體或哲學的路徑，都不能稱爲愛人——整個名字只適合於那些用情於一個方式的人——只有他們被視爲在愛或是愛人」。「我敢說」，我答稱，「你是對的」。「是的」，她說，「你聽人說愛人們在尋求他們的另一半；但是我說他們既非尋求他們自己的另一半，也非尋求整個，除非這一半或整個也是良善的。他們會把他們自己的手足割棄，如果他們是惡劣的；因爲他不會愛他自己的東西，除非遇到有人稱屬於他的東西爲善，指屬於他人者爲惡。因爲人所愛者，惟善而已。還有其他嗎？」「我可以說當然沒有別的東西」。「那末」，她說，「簡單的真理是，

人類愛善」。「是的，我說。「我們應否住此補充說他們喜愛佔有善」？「是的，必須如此補充」。「不單是佔有，而且是永遠佔有善嗎？」「這也必須補充說的」。「那末」，她說，「我們可以籠統地說愛是喜愛永遠佔有善嗎？」「這是最對不過了」。

「如果這是愛的本質」，她說，「你可以更進一步的告訴我追求者的計劃是什麼？那些人，他們表現被稱為愛的一切渴望與熱情，到底何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請答覆我」。「不，戴奧添馬，」我答稱，「如果我知道了，我使不會為你的智慧所驚服，亦不會來向你學習這個問題」。「好吧」，她說，我會教你：「他們望見的目標是肉身的或靈魂的美之產生」。「我不明白」，我說。「這個預言要說明」。「我會把我的意思說得清楚一點」，她答稱。「我是說，所有人類都在使他們的肉身與靈魂生長。在某一個時期，人的本性希望生育——必須是美的生育而不是殘缺的生育；這種生育就是男與女的結合，并且是一件神聖的東西；因為受孕和生育是凡人的永生的原則，這些事情永不能在不調和中發生。但是殘缺的常常不能與神聖的調和，而美麗的則可以與之和諧。因此美是分婉的女神，她支配生產，所以在接近美的時候

，孕育的能力是慈祥的，廣布的，溫和的，并且生出結果：在看見醜陋的時候，她皺眉，退縮并且生痛苦之感，同時轉向別的地方，退縮，和痛苦地避免孕育。這就是爲什麼當孕育的時期到臨，結實的本質已成成熟的時候，人們如此爲美所困惑與狂迷，接近美可以減輕其分娩的痛苦。因爲愛，蘇格拉底，并不如你所想像的只是愛美。」「那末還愛什麼？愛生育并愛產生美」。「不錯」，我說。「是的，不錯的」，她答稱。「但是爲什麼愛生育？」「因爲在凡人看來，生育是一種永生與不死」，她答稱：「如果，有如我們所已承認的，愛是爲了永久佔有善，一切人將必然希求永生同時希求善；因爲愛也愛永生」。

這一切都是她幾次在談到愛時所教導的。我記得有一次她對我說：「蘇格拉底，什麼是愛的原由和隨它而有的希求？你不見所有的動物，飛禽與走獸，在它們希求生育當中，當他們陷在始於希望結合的愛中，是如何的苦痛。隨後加上對子女的照料，爲了他們，弱者準備竭力與強者戰鬥，甚至死亡亦所不惜，爲了保存他們的幼者，他們願意受饑饉之苦，或忍受任何痛苦。我們可以說人這樣做是由於理性；

然而禽獸爲什麼也有這些熱情呢？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嗎？」我再說我不知道。她對我說：「如果你不懂這點，你能希望做一個愛的藝術家？」「然而我已告訴你，戴奧添馬，我之無知是我來請教你的原因；因爲我覺得我需要一位教師；請告訴我這個原由以及愛的其他神祕事情的原由吧」。「不必驚奇」，她說，「如果你相信愛是屬於永生的，有如我們已數次承認的一樣，因爲這裏亦復如此，也由於同樣的原則，塵凡的本質也在盡量尋求永生與不死；只有生育可以達此目的，因爲生育時常留下一個新生命以替代老者。即使在同一個人的生命中，也是承繼而不是絕對統一的：一個人雖被稱爲同樣不變的人，但在由少到老的短距離間，在這一切動物都有生命與相似者的期間，他在經歷一種不斷的損失與修補的過程——頭髮、肉、骨、血、以及全身都永遠在改變中。不單身體爲然，靈魂亦復如此，我們任何人的習慣，性情、意見、希望、快樂、苦痛、恐懼、都永不是一成不變，都永遠是又來又去的；知識亦是如此，而且在我們凡人看來更覺奇怪的是，不單各種科學有興有替，使我們永不能以同一眼光看它們；就是它們各自也經驗到同樣的變化。因爲所謂

「回想」就是指知識的分離，知識永在被忘記中，回想把它重溫 and 保存，並使它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同樣的東西，雖然實際上已經是新的。依照一切俗物因續嗣得以保存的法則，凡人俗物都不會永遠是絕對一樣的，由於替代的方法，陳舊衰敗的俗物留下另一個新而且類似的東西——不像神，他永遠是同樣並且不會變另一個？就由於這個替代的方法，蘇格拉底，肉身，或俗物，分享永生之樂；但這是永生的另一種方法。因此不要以所有人對他們的兒女的愛護為奇異；因為這種普遍的愛與關切是爲了永生。」

我對於她的話表示驚訝，並且說：「這是真的嗎，啊，你這個聰明的戴奧添馬啊！」她以一個詭辯家的權威答覆：「蘇格拉底，你可以這樣相信；——只要想到人類的野心，你會對他們的毫無意識的舉動表示驚異，除非你能想及他們是如何的爲那名垂不朽的愛好情緒所激動。他們願意冒比爲他們的小孩所冒的更大的危險，花錢並且受任何辛苦，甚至死亡，爲的是留下一個永垂不朽之名。你以爲亞賽爾提會爲救亞密他而死，或者亞奇里會爲報復巴特魯克拉，或者你們自己的科特拉會爲了

替他的兒子保存王國而死嗎，如果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這些美的回憶，仍存在我們心中的回憶，得永生不滅？不會的」，她說，「相信所有的人所作的一切事情，愈好的人作的愈多，都是希望光榮的名聲永垂不朽；因為他們希求永生。

「那些只能在肉身上有所孕育的人，使自己與婦人接近並生育小孩——這是他們的愛的性質；他們的兒女，如他們所希望的，會保存他們的紀念并給予他們所希求於將來的祝福和永生。然而靈魂能夠孕育的人——因為有些人在靈魂方面的創造比在肉身方面的多——孕育那適合於靈魂孕育的東西。這些孕育是什麼？——一般是智慧與美德。這類的創造者是詩人與一切堪稱為發明者的藝術家。但是最大和最美善的智慧是對於齊家治國的智慧，我們稱之為節制與正義。在少年時孕育有這種子并為其所鼓勵的人，到成年時便希求生育。他到處找尋他可以生育兒女的美者——因為在殘缺中他將不生產任何東西——因此自然願意擁抱美麗的而不擁抱殘缺的身體；更有進者，當他尋到一個優美，高尚而有教養的靈魂時，他把一個人的肉身與靈魂兩者都擁抱了，對於這一個人，他大談論一個好人的美德與本質和抱負，他

設法教育他；接觸了這個即使不存在也永存於他的記憶中的美，他產生他久已孕育的東西，並且與他共同注意他所產的東西；他們由一種更密切的連結結婚了，並且具有一種比那些共同生凡俗的小孩的人的更親切的友誼，因為他們所共同產生的小孩是較美和永生的。當他想起荷馬與希西亞和其他大詩人時，誰不甯願要他們的小孩而不要平凡塵俗的小孩？誰不會與他們競生像他們的一樣的小孩，這些小孩為他們保存在紀念并予他們永久光榮？或者誰不願像索喀古士這樣的小孩，以作斯巴達，甚至希臘的教主？還有梭倫，他是雅典法律的尊敬的父親；以及其他在許多其他地方的人，在希臘人和野蠻人當中，他們曾給予世界許多崇高可貴的工作，並成為各種美德的父母；因為他們產生了這種小孩，許多廟宇是為他們而建的；這些廟宇從未因一個人產生凡俗的小孩而為之建立。

「這是愛的較不神密的一部份，蘇格拉底，甚至你也可以入門的一部份；更偉大和隱秘的一部份是全部之冠，如果你追尋得法，它們會指導你，但是我不知道你能否有所得。然而我將盡力教導你，可能的話請你跟着。因為願意直接進行此事的

人應該從少年時開始訪問美的形體；首先，如果他直接受教師的指導，只愛這一種形體——從這裏他生出美妙的思想；不久他自己會明白美的一種形體是與美的另一種形體類似的：那末如果他所追求的是一般美的形體，而不認識各種形體的美都是同樣的一個，他將是如何的愚笨啊！當他認識了這個以後，他將中止狂熱地愛一種形體，他會輕視和認為它是一種渺小的東西，并且成爲各種美的形體的愛好者；第二個階段，他會認爲心靈的美比外表的美更可尊敬。因此如果有一個優美的但只稍具儀容的靈魂，他會滿足地愛慕與傾向他，並且尋出可以使這個青年改善的思想，直至他逼得注視和明瞭制度與法律的美，並且明白所有的美都是屬於一個系統的，個人的美只是一種小事而已；在研究制度和法律以後，他會繼續研究科學，使他可以明瞭它的美，不像一個愛上一個少年或成年或制度的僕人，自己變成一個鄙吝而狹隘的奴隸，却趨向和注視美的廣闊的海洋，他將創造許多美妙和高尙的思想與無限的愛好智慧的觀念；直至他在彼岸長成強健，最後他的目光看見一個單獨的科學，到處都是美的科學。我將繼續說這點；請特別注意聽我說：

「已經獲得上面關於愛的知識，並且明瞭美在適當程序中會發生嗣續的事情的人，當他走向終點時，會突然明白一種奇妙的美的本質（蘇格拉底，這是所有我們以前的勞作的目的）——一種本質，它第一是永恆的，並不生與死，或不增長與凋零；其次，不是在某一觀點上美麗而在另一觀點上醜陋，或者在某一時某一種關係或某一地是美妙的，而在另一時或一種關係或另一地是醜陋的，好像是對於有些人物是美的而另一些則是醜，或者在一副面貌上或手上或身體的其他部份，或者採取演講或知識的任何形式，或者存在於任何其他事物，例如在一個動物身上，或在天上，或在地下，或在其他任何地方；然而絕對的，各自的，簡樸的，與永恆的美，不增也不減，亦沒有任何變化的美，也參在所有其他事物的永在生長和消滅中的美裏面。在真愛的影響下，由此上升的人，開始明瞭這種美，而且離終點不遠了。研究或由別人指導關於愛的事情之正確的次序，是從地上各種美開始，然後爲了另一種美而往上登，只把它們用作梯階，由一到二，由二到所有的優美的形體。由優美的形體到優美的應用，由優美的應用到優美的觀念，直至優美的觀念，他到達絕對

美的的觀念，最後知道美的本質是什麼。人應該過的高於其他一切的生活，是研究絕對的美，「曼丁尼亞來客說：「一種美，如果你一旦注意到，你便會知道它并不在追求黃金和美服，與現在使你入迷的少年與青年；只要能看見他們，和他們談話，即使無肉無酒，你和許多人也會滿足地活着——你們只想望着他們并與他們在一起。但是如果人有眼睛看到真美——我是說神聖的美，純潔，清楚與純粹，不為塵俗與人類生活的各種色素和虛榮的污穢所閉塞——向那邊看，并與簡樸而神聖的真美交接，他將怎樣？記着只有經由這種靈感的相通，以心眼來注視美的辦法，他可以產生美的實體，而不是產生美的形像（因他所把握不是一個形像而是一個實體），并且產生和培養真正的美德以成爲神的朋友而永生，如果凡人可以如此的話。這難道是一種卑賤的生活嗎？」

這就是，費特拉斯——我不單對你說，而且對你們大家說——戴奧添馬的話；我相信它們是有真理的。既然如此相信，我亦設法使他人相信，在獲致這個目的當中，人的本質很難找到一個比愛更好的幫助者。所以，我說每一個人都應該如我一

樣的尊崇他，跟着他的指導而行，同時勸勉他人亦這樣做，并且按照我現在和以後的能力來讚揚愛的精神與權能。

我所說的話，費特拉斯，你可以稱之爲愛的一種頌詞，或者隨你喜歡稱它爲什麼。

當蘇格拉底說完了，與會者鼓掌，阿里斯多芬開始要答復蘇格拉底對於他的演講所引喻的話時，忽然有人大聲敲門，好像是一個鬧酒者所爲，同時聽到一個吹笛少女的聲音。亞卡頓囑從人去看闖入者是誰。「如果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他說，「請他們進來，但如果不是的話，則告訴他們的說酒宴已完了」。一回以後，他們聽到亞爾西巴德的聲音在庭院裏再響起來；他在極度酩酊大醉中，咆哮着和叫着，「亞卡頓在那裏？引我去亞卡頓那裏，」最後，由他的若干從人和吹笛少女扶持着，他找到他們。「喂，朋友，」他說，帶着一大個常春籐和紫羅蘭編成的花冠出現於門前，他的頭上滿飄絲帶。「你們願意要一個大醉的人作你們宴樂的伴侶嗎？或者是我該爲亞卡頓加冕，我來就是爲此，然後離去？因爲昨天我不能來所以我今天

來，用頭帶上這些絲帶，使我可以從我的頭上把它們取下來加在這個我可稱之為最好最聰明的人的頭上。你們會因為我醉了而嘲笑嗎？但是我仍能清楚的知道我是在說真話，雖然你們會笑。然而請首先告訴我；如果我進來，對我所說的話，我們能否有一種諒解？你們同我喝酒不？」

會衆呼叫着請求他坐在他們當中，亞卡頓特別邀請他。於是他的從人引扶他進去；當他被扶引時，想加冕於亞卡頓，他把絲帶從頭上取下並把它們拿到眼前；這樣他便看不見讓他路的蘇格拉底，然後亞爾西巴德坐在亞卡頓與蘇格拉底中間的座位上，一面就坐，他一面擁抱亞卡頓并冠之。把他的草鞋脫下，亞卡頓說，讓他作坐在同一榻上的第三個人。

一定的；但是我們的宴樂的第三個同伴是誰？亞爾巴西德說，轉身看見蘇格拉底時，他突然起立。奇異，他說，這是什麼？蘇格拉底常常靠着等待我，並且時常在各種意外的地方出現；現在，你怎樣為你自己說話，你為什麼靠在這裏，我認為你會努力設法找一個位置，不靠近像亞里斯多芬這樣一個諧謔者，却在座中之最美

者的傍邊？

蘇格拉底向着亞卡頓說：我必須請求你保護我，亞卡頓；因爲此人的情感對於我已成爲一個嚴重問題。自從我做了他的傾慕者以後，他從不許可我與其他美者說話，甚且不能看他們。如果我這樣做，他便會因妒忌而瘋狂，不單言罵，並且會打我，在這個時候他許會加害於我的。請你注意這點，就替我向他調解，或者，如果他想行兇，則請保護我，因爲我真的恐懼他的瘋狂的和感情的行爲。

你我之間永不能和解，亞爾西巴德說；但目前我會服從你的懲責。我必須請求你，亞卡頓，還我若干絲帶，使我可以加諸這個舉世的專制魔王的偉大的頭上——我不願意讓他訴苦說我加冠於你，而忽視了他。在談話中他是一切人類的征服者；這不單一次，有如在前天一樣，而且是時常如此。於是，取着一些絲帶，他加在蘇格拉底頭上，然後再靠睡。

然後他說：我的朋友，你們似乎還未醉，這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你們必須飲酒——這是我進來的條件——我選舉我自己爲這個宴會的主人，直至你們都大醉爲

止。請給我們一個大酒杯，亞卡頓，或者，他說，對着從人說，把這個冷酒器拿給我。他所看見的冷酒器是一個可容半加倫以上的酒的器皿——他把酒倒滿在這器皿內並且把它喝乾，然後吩咐從人再倒滿酒請蘇格拉底喝。注意，我的朋友，亞爾西巴德說，我這個妙計對於蘇格拉底是沒有影響的，因為他可以飲無量的酒而毫無醉意的。蘇格拉底飲了從人爲他倒的那杯酒。

耳力西馬卡斯說：這是什麼，亞爾西巴德？在飲酒時我們是否既不談話也不歌唱；只好像是我們口渴了一樣的飲？

亞爾西巴德答稱：喂，最聰明的與最可尊貴的長者的可貴的孩子！

你也是一樣，耳力西馬卡斯說；但是我們將怎麼辦呢？

這請你決定吧，亞爾西巴德說。

「使我們的傷口復原的聰明的大夫」

指揮，我們服從。你要什麼？

好吧，耳力西馬卡斯說，在你來以前，我們會通過一個決議，就是我們每人應

輪流作一段讚揚愛的演講，並且能說多好就多好；次序是由左到右；我們都已說過，而你還未說，却只酩酊大醉，現在你應說話了，然後隨你喜歡以任何課題來為難蘇格拉底，與及他用任何課題來為難他的右隣，如此類推。

好的，耳力西馬卡斯，亞爾西巴德說；然而以一個醉人的演講來與清醒人的比較是不公道的；我想知道，甜蜜的朋友，你是否真的相信蘇格拉底方才所說的話；我可以告訴你事實恰恰相反，如果我在他面前稱讚他以外的任何人，無論神或人，他會打我的。

可恥，蘇格拉底說。

別搖舌吧，亞爾西巴德說，神知道，當你在座時我不會稱讚別人的。

好吧，耳力西馬卡斯說，如果你喜歡讚揚蘇格拉底。

你以為如何，耳力西馬卡斯？亞爾西巴德說：我應否在你們大家面前攻擊他，並處罰之？

你是什麼意思？蘇格拉底說：你是否想犧牲我而博得一笑？這就是你所謂讚揚

的意思嗎？

我將說真話，如果你許可我。

我不但許可，而且勸你說真話。

那末我將立刻開始，亞爾西巴德說，如果我所說的有任何不真確之處，你可以打斷我的話，并且說「這是謊話」，雖然我的意向是要說真話。但是如果我想到什麼說到什麼時，務請勿以為異；因為你們這班非常人的流暢而有秩序的詳敘，對於一個在我這種處境的人不是一件易事。

現在，我的孩子們，我讚揚蘇格拉底的程度，會使他感覺到是一種諷刺，但是我之所以這樣說，并非想同他開玩笑，而是要說真話。我說，他十足像建在雕像店內的賽倫拉的半身像，它們口中含着管或笛；它們中都是開口的，它們內面藏有衆神的畫像。我同時說他像馬沙斯神。你自己也不會否認，蘇格拉底，你的面貌像半人半羊神。是的，在其他方面也有相似之處。例如，你是一個暴漢，我可以有證人作證，如果你不承認。你不是一個吹笛者嗎？你是的，而且比馬沙斯神還演奏得奇

妙。他誠然用他的呼吸能力以樂器來迷惑人類的靈魂，演奏他的音樂的人現在仍是這樣做：因為奧林帕斯山上（希臘神之所居——譯者）的曲調是從教授他們的馬沙斯神處獲得的，而這些曲調，無論由一位名家或一位可憐的吹笛少女來演奏，都具有一種其他曲調所無的力量；惟有它們可以佔有靈魂并且顯露那些需要神與宗教劇的人之希求，因為它們是神聖的。但是你只用你的說話便可以產生同樣的影響，并不需要笛；這就是你與他的不同之點。當我們聽任何別人講演時，甚至是一位很好的演講者，他絕不會對我們發生影響，而關於你和你的說話的小小片段，甚至是傳聞的，無論複述者講的如何不完全，也驚服和佔有了每一個聽到的男子，女子，和兒童的靈魂。如果我不怕你會以為我是大醉的話，我會一面發誓一面講述你的講演以往乃至現在對我的影響。因為當我聽見你的講演時，我的心跳的比任何狂亂的鬧酒者的心還利害，我的眼睛流淚了。同時我注意許多人也受同樣的影響。我曾聽過拍力克里和其他大演說家的講演，我認為他們講的很好，但我從未有過類似的感覺；我的靈魂并不為其所騷擾，我亦不以我自己的卑劣情況而發怒。但是這個馬沙斯往

往使我陷於此境，我覺得我好像不能忍受我在過的生活（這一點，蘇格拉底，你應該承認）；我總覺得如果我不把耳朵塞住不聽他的說話并且如逃避妖婦的聲音一樣的逃開，我的命運將如他人一樣——他會使我動不得，而我將畢生受他奴役。因為他使我承認我不應過我現在所過的生活，忽略了我自己的靈魂的需要，却成天為雅典人的事情忙碌；所以我塞住耳朵并且離開他。他是惟一使我自覺慚愧的人，——你們許會以為我的本性不是個自覺慚愧的——再沒有別人可以這樣做。因為我知道我不能答覆他或者說我不應遵他的命做事，但是當我離開他時，愛名聲的心在我處佔了上峯。因此我逃避開他，而當我看見他時，我便以我曾對他所承認的為羞恥。好幾次我希望他已經死了，然而我知道如果他死了，我的哀愁將遠勝於我的快樂：於是我便進退維谷了。

這就是我和許多人所受這位馬沙斯的奏笛之痛苦。然而請再聽我講一次，當我向你們表明這形象是如何之準確，與及他的權力是如何之超卓。因為讓我告訴你們吧；你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但我會向你們顯示他；既已開始，我必須繼續。你們

知道他是如何的喜歡優美的人嗎？他常常和他們在一起，并且常常爲他們所迷惑，於是他便再次一無所知了——這是他的外貌。在這點上他不像賽倫拉嗎？他真像；他的外面具有賽倫拉的雕刻的頭；然而，我的在醉酒中的同伴啊，當他被剖開的時候，他的內心是如何的冷靜啊！你們知道爲許多人所驚羨的美與財富與榮譽，對於他是毫不足道的，并且爲他所鄙視：對於賦有上述三種東西的人，他毫不注意；他視人類如無物；他以戲弄和嘲笑他們爲消遣。但是當我把他剖開，并向內看察他的嚴肅的意思時，我看到他裏面藏有非常美麗的神聖的與金的形象，使我願意立刻唯蘇格拉底之命是聽：這些形象許曾逃避他人的注視，但是我可見過它們。其時我想他非常愛慕我的美，我以爲我應該有很多的機會聽到他告訴我他所知的東西，因爲我對於我的青春的吸引力具極大的信心。在進行這個計劃中，當我第二次往訪他時，我遣走一向陪伴我的從人（我將整個事實講出來，請聽我說吧；如果我胡說，蘇格拉底，請你將錯誤之處揭露出來吧）。好吧，我和他單獨在一起，我以爲當無人與我們在一起時，我可以聽到他說愛人於兩個人單獨在一起時對所愛者所說的話

，於是我高興了。沒有這回事；他說話一如尋常，與我消遣一天便離去了。其後我要求他到角力場決鬥；當無人時他與我角力并肉搏；我幻想我可以此方式成功。一點也不；我沒有成功。最後，因為我一直失敗，我以為我必須採取強硬步驟，勇敢地向他進攻，一如我開頭，不放棄他，只設法瞭解他與我之間有何障礙。於是我請他共晚餐，一如他是一個美少年，而我則是一個有計劃的愛人。請他來好不容易；然而，經過一刻以後，他終於接受了這個邀請，當他第一次來的時候，他於晚飯完畢立即辭去，而我則沒有這個臉皮留他。第二次，仍照原計劃進行，在我們晚餐以後，我繼續談話至夜深，當他想走時，我佯託夜已深了，他最好留在那裏。於是他睡在我旁邊的榻上，他坐着進晚餐的同一榻上，沒有別人只是我們睡在那個房間內。這一切都可以毫不羞恥的告訴任何人。但是隨後如何我不能告訴你們，如果我是清醒的話。然而有如喻言所說，「在酒醉中」，無論與少年們在一起，或沒有他們；所以我必須說。而且我亦不隱瞞蘇格拉底的傲慢的行爲，當我來讚揚他時。尤有進者，我已感受到毒蛇的刺傷；曾經此苦的人，有如他們所說，只願意告訴受同樣

苦痛的人，因為只有他們能瞭解他，並且於評判那些他因苦痛而逼出來的言語和行動時，不會採取極端的態度。因為我會被比毒蛇的牙齒還毒的東西所噬；我的靈魂，或者我的心，或者若干其他部份，都知道最深的痛苦，對於高尚的青年比毒蛇的牙齒更利害的痛苦，是哲學的痛苦，它使一個人說或者做任何的事情。而我環顧你們，費特拉斯，亞卡頓，耳力西馬卡斯，坡舍尼亞，亞里斯多特馬和亞里斯多芬，你們所有的人，我不必說蘇格拉底他本人，都在渴求智慧中經驗到同樣的瘋狂與熱情。所以請聽着和寬恕我以往的所為與現在所說的話。但是請從人們和其他塵俗的與粗魯的人把耳朵的門堵起來吧。

當燈熄了，僕人已離去的時候，我以為我必須對他坦白，不用曖曖了。於是我搖他一下，並且說：「蘇格拉底，你睡着了嗎？」「沒有，」他說。「你知道我在默想什麼嗎？」「你在默想什麼呢？」他說。「我以為，」我稱，「在我歷來有過的愛人中，你是唯一值得我愛的人，而你似乎太謙虛了，你并不說出來。現在我覺得如果我拒絕你這個或其他的恩惠，我是個傻瓜，所以我來把我所有的一切和我

的朋友們所有的一切獻給你，希望你會幫助我獲得美德之道，這是我高於一切的希求，而在這方面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能幫助我。如果我拒絕了你的恩惠而為智者所指責，我心中所感到的恥辱，當比我接受了它而為全世界的人，多半是愚者，所指責更甚。」對於這些話，他以一種他所特有的諷刺態度作答：「亞爾西巴德，我的朋友，如果你所說是真的，你誠然有一個高尚的目的，同時如果我真的具有任何可以使你改善的能力：你必然看到我具有一種比我看到你具有的更高的美。所以，如果你想與我共享并且以美換美，則你將大大的佔了我的便宜；你會以外貌換得真美——像戴奧米底一樣，以黃銅換黃金。但是請再看一次，甜蜜的朋友，你是否為我所驅。當肉眼失敗時，心智開始變成明敏，你在變老以前還有一個長時間呢。」聽到這個，我說：「我已把我的意思告訴你，這是很誠懇的，請你考慮你以為對你我最好的辦法吧。」「好的，」他說：「另日我們將考慮此事和其他問題，并以最善之道行之。」於是，我幻想他已著迷了，我所說的像箭一樣的話已傷了他，不再聽下去我便起身，把我的外衣擲到他那裏，并爬到他的陳舊的大衣底下，因為那時

是冬天，就在那裏我把這個奇異的怪物抱着睡了一夜。這個，蘇格拉底，也不會爲你所否認的。儘管如此，他並不爲我所誘惑，他看不起，蔑視和嘲弄我的美——有如我所想像，它確具有若干吸引力——聽着啊，我的審判者，因爲你們將審判蘇格拉底的傲慢美德——再沒有別的事情發生，但在翌晨我醒來時（請所有男神和女神作我的證人吧）我像從一個父親或長兄榻上起來一樣。

在被拒絕以後，你們以爲我於想及我自己的不名譽時將會作何感想呢？但是我仍不禁服歎他天生的冷靜，自制和剛毅。我從未想過我可以遇到像他這樣一個具有如此智慧與耐力的人。所以我不能生他的氣或與之絕交，同時我還在希望爭取他。我深知如果亞約氏不爲錢所傷，則他更不會爲錢所動；而我以我個人的吸引力來征服他的唯一機會又已失敗了，於是我智窮才竭了；再沒有一個人是如此無望地爲別人所奴役了。所有這些事發生於我和他同往坡地打旅行之前；在那裏我們共食，我有機會看到他忍受疲勞的超人力量，他的忍受力量簡直是驚人，當我們的供應隔絕，我們逼得餓着肚子而行——在這種場合，戰時往往發生的場合，他不單比我超

卓，比任何人都超卓；沒有人能與之比較。但是在一個宴會裏，他是唯一具有真正享受能力的人；雖然不願飲酒，如果人家逼他飲，他的酒量勝過我們所有人——說起來太驚人了！從沒有一個人見蘇格拉底喝醉酒；如果我沒有弄錯，他的能力不久便可以試驗出來。他忍受寒冷的毅力也是可驚的。天氣非常嚴寒結冰時，因為該地的冬天是寒冷的，所有的人，一就守在屋裏，如果出門便都穿上許多衣裳，很厚的鞋，他們的腳纏了羊毛的裹腿；在此時，蘇格拉底穿他平常一樣的衣服，赤足走在冰上，跑得比穿鞋的兵還快捷，他們怒目視之，因為他似乎在蔑視他們。

我已告訴你們一個故事，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另一個故事，這是值得一聽的，「關於忍耐的人的行為與痛苦」

當他在旅行途中。有一個早晨，他在想及他不能解決的事情；他不願意把它丟開，只繼續思想，自晨至午——他站定在那裏思想；到中午時候，人們開始注意他，謠言在驚訝的人羣中傳播，說蘇格拉底自黎明開始站在那裏思想直至現在。最後，在晚飯後，有些愛奧那人出於好奇心（我應該說明當時是夏天不是冬天），把他

們的簾子拿出來露天而睡，俾能看守住他是否整夜站着。他在那裏站至翌晨；當天放亮時，他向太陽祈禱，并走開。我同時將告訴你們，如果你們高興的話——其實我必須告訴你們——關於他在戰場上的勇敢；因為捨他而外誰救了我的生命呢？這就是我當時獲得勇武的獎品的一次交戰：我受了傷而他不肯離開我，他却援救了我的鎧甲武器；他應該獲得將軍們一半由於我的位置而想授給我的那個勇武的獎品，於是我這樣告訴他們（對於這點，蘇格拉底也不會指責或否認的），但是他比將軍們還熱切地希望獲獎的是我而不是他。還有另一個場合，他的行為是十分超卓的——在德里姆戰役以後軍隊敗逃時，那時他是在重甲裝的隊伍中——我有比在坡地打更好的機會注意他，因為我當時是在馬上，因此是比較安全。他和拉賽在退却中，因為軍隊在敗逃中，我遇到他們并叫他們不要氣餒，并且答應留在那裏和他們一起；在那裏，亞里斯多芬，你可以看見他一如你所描寫的，正如他在雅典的街道上一樣，昂首闊步如塘鵝，轉動他的眼睛，平靜地審視他的敵人與朋友，并且使任何人都十分明白，甚至在遠處，誰攻擊他都會遇到堅強的抵抗；他和他的同伴就

以這個方法逃走了——因為這種人在戰場上是永不會受損的；只有惶惶逃遁的人才會被敵人追趕呢。我特別注意在心思方面他是如此的比拉賽優越。我可以敘述許多奇事來讚揚蘇格拉底；他的做法大部份或許都與別人相同，但是他之絕對不像任何一個別的人這一點是很奇異的。你們可以幻想拍拉斯打和其他人與亞希里相像；或者你們可以幻想聶斯托爾和安亭諾爾與帕力克里相像；對於其他的名人你們亦可以說同樣的話，然而對此怪物，你們永不能找到任何相似者，無論如何微少相似之處，在現存的或以往的人物中都找不到——只有我曾經提過的賽倫拉和半人半羊神可以相像；他們不單代表他本人，而且可以代表他的說話。因為雖然我以前忘記告訴你們這點，他的說話有像賽倫拉的形象說話；當你們開頭聽見時，這些說話是可笑的；他把自己包裹在有如放恣的半人半羊神的皮一樣的語言內——因為他的談吐是屬於腳伕，鐵匠，修鞋匠，和軟皮匠的，他時常用同樣的話來重說同樣的事，使無知或無經驗的人往往要笑他；但是凡打開這個半身像并看到裏面的東西的人，都會覺得它們是唯一帶有意義的話說，并且也是最神聖的，富於美德的優良形像，意義

深長，甚或及於一個良好或榮譽的人的全都責任。

朋友們，這就是我對蘇格拉底的讚揚。我曾加上我譴責他虐待我的話；而他不單虐待我，對哥幹之子參米底，戴奧克里之子攸夫地馬，和其他許多人亦復如此——開頭作他們的愛人，結果他使他們對他獻慇懃。因此我告訴你，亞卡頓，「不要爲他所騙；從我處獲得教訓并接受警告，不要做一個傻子從經驗取得教訓，有如噲言所說。」

當亞爾西巴德說完了，大家都笑他之直言無隱；因爲他似乎仍在愛蘇格拉底。你是清醒了，亞爾西巴德，蘇格拉底說，否則你絕不會扯得這麼遠來隱藏你讚揚半人半羊神的目的，因爲所有這個長故事只是一種巧妙的贅說，其癥結在最後一段話；你想使我和亞卡頓吵嘴，你的觀念是我只應愛你不應愛別人，而你則只應愛亞卡頓。然而這個半人半羊神的或賽倫拉的戲的設計已被看破，亞卡頓，你必須勿讓他使我們不和。

我相信你是對的，亞卡頓說，我以爲他把自己坐在你我之間是想離開我們，但

是他這種提議將無所獲；因為我將過來靠在你旁邊的臥場上。

對的，對的，蘇格拉底答稱，一定來這裏并睡在我對下的場上。

唉，亞爾西巴德說，我是如何的爲此人所愚啊；他決定在任何場合戰勝我。

我哀求你，讓亞卡頓睡在我們當中吧。

當然不，蘇格拉底說；你既已讚揚我，該輪到我讚揚我右首的隣人，當我應該讚揚他時，如果他再讚揚我，則他便違例了，我必須懇求你答允這點，不要妬忌，

因爲我極希望讚揚這位青年。

好啊！亞卡頓叫起來，我將立刻起身，俾我可以受蘇格拉底的讚揚。

一向如此，亞爾西巴德說；有蘇格拉底在，無人有機會與美者接近；現在他已發明了一個特殊的理由來吸引亞卡頓到他那裏。

亞卡頓起身想坐在蘇格拉底場傍，忽然一班鬧酒者進來，把宴會的秩序擾亂了。出去的人把門打開了，他們找到路進來并且毫不客氣；秩序大亂，每一個人都被逼飲了大量的酒。亞里斯多特馬說耳力西馬卡斯，費特拉斯，以及其他的人都離去

——他自己睡着并且因爲夜長休息得很好；黎明時他爲鷄鳴所驚醒，當他醒來，別的人不是睡了便離去了；那裏只留下蘇格拉底，亞里斯多芬與亞卡頓，他們在過量的飲着輪流傳遞的一大杯酒，而蘇格拉底則在向他們講話。亞里斯多特馬只是半醒，他沒有聽到講話的開始；他所記得的主要之點是他要其他兩人承認喜劇的天才也是悲劇的天才，悲劇的真正的藝術家也是喜劇的藝術家。對於這點他們被逼同意了，因爲想睡，他們不很瞭解其論點。亞里斯多芬首先離開，然後，當天已放亮時，亞卡頓也走開了。蘇格拉底，使他們入睡以後，起身離去；亞里斯多特馬，像先前一樣，跟隨他。他在哲學講堂內洗澡，然後一如平常的過了那天。晚上他回到自己家裏休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652B

